

聖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一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甲寅盡九月二十七日丙申

十四日甲寅李寶以舟船下海至東海縣偽知縣高敞及前知縣支邦榮降

劉寶為鎮江駐劄都統制李寶為遊奕軍統領官後辟為後軍統制楊存中知寶與劉寶不相協時令離軍發赴行在棧不釐務踏分都監百餘日除帶御器械又百餘日除知黃州未行邊報金人舉兵乃授寶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沿海提督甲寅下海至東海縣偽知縣高

三才圖會 卷二十三  
一  
敵及前知縣支邦榮京東人也在此界以進士及第或  
勸之使去敵曰我本大宋之民今大宋軍馬已到將安  
歸遂以縣降寶載敵於海船同下海令敵之子禹摯家  
往淮甸

十五日乙卯金國亮殺諫議大夫韓汝嘉舉兵南寇

金國主亮欲舉兵韓汝嘉自盱眙縣諫亮寢兵講和亮  
不從曰爾與宋朝為遊說邪賜汝嘉死遂起兵

劉錡軍於揚州

劉錡以浙西江淮制置使往揚州置司

遺史曰劉錡以制置往揚州錡曰軍禮久不講人皆不  
知軍禮乃建大將旗鼓而行軍容整肅旗幟鮮明自請

康初李綱解圍大原出國門日嘗行此禮江浙人所未  
見也觀者悚然惴恐時錡方病不能乘馬遂用皮穿竹  
為輿雇游手人肩之鎮江城中心香煙如雲霧觀者擁隘  
錡常謂諸將佐曰此舉皆令汝輩建節取重陽日到京  
師搗設州官列於江皋送之錡舉袖揖之曰不暇茶湯  
且欲速行諸公有墳墓在西北者宜備行計具拜掃之  
禮相繼而來小人傳其語為實然遂軍於揚州

十七日丁巳田師中令赴行在奉事

二十三日癸亥張燾落致仕知建康府

金人敗盟上思得重臣鎮守要害遂落張燾致仕起知

建康府

二十六日丙寅出戍官兵債負除放

奉聖旨應出戍官兵係分擘請給在家訪聞軍將積欠回易官私債負依舊剋除取索深慮贍養不給可令逐軍遵依已降指揮日下盡行除依如依前違戾重寘典憲

二十八日戊辰魏勝特受武經郎兼閣門宣贊舍人知海州

淮東運使楊杭申到探報

先是金人兵馬首犯川界而我中原忠義之士探報繼至九月上旬淮東運使楊杭據進士李坤韓先貼子報云魯校尉太倉催御米走馬人至言咸平府五月一日

起東京初八日起廣寧府十三日起義綿州十五起共三箇萬戶不滿三萬人中間一箇萬戶山後九州一萬一千人分作十五箇千人漢軍共五萬人元起定七月二十一日大河以北請器甲今為北邊事務重未見所往待北邊上走馬人來方敢具報近北邊反了三千戶是奚契丹又新簽漢軍唯北京一處二萬戶來到松亭關回燕子城了一萬副甲知北邊或退方敢南行若北邊不退未敢南行坤初十日起中秋行到南京凡有旨揮一一分明示來人向北非細走馬北向去人二百三十餘道未見端的一疋馬回又韓先探報來云七月三日新差右丞為元帥宣到諸路節度使并總管十五日

御宴十六日差除下項司徒燕人遷右丞相左丞相張

浩遷太傅尚書令係嶺北東京人冀州節度使崇進某人遷御

史大夫是附馬南京統軍金紫某人充西蜀道行營都統

軍是駙馬平陽府總管金紫張忠彥排行第七關西人元

去充西蜀道行營副統軍太原府總管銀青劉某充漢

南道行營副統軍家女貞吏部尚書榮祿白某遷副樞密

院開封府同知奉國軍某遷兵部尚書嶺北東京留守

同知奉國張某遷保州節度使戶部尚書通議大夫開

封府同知先是六月二十九日即主駕即主謂元顏亮在汝州

界叛了護衛契丹約三百餘人任西京永安軍山內任

泊差河南府駐劄千戶去收又七月六日馬行街郎至

旨揮斬了南京兵馬副都某人為殺漢良奴婢并棄職

走任燕京又七月九日差走馬四百餘疋根刷諸路應

私驛馬除左丞得留六疋及五品以上許留一疋外餘

大小職官并百姓不許收養如隱漏馬該死驛馬要往

滑州駝衣甲等用關西河東兩處自來元簽軍今取六

月十八日起發往滕陽軍兗州就器甲限七月十五日

要到後來未知去向端的七月十八日回程離汴京至

七月二十一日知得劫了徐州係自東差去水手約一

千餘人其劫了徐州頭首某人却往梁山灤七月二十

六日回程到虹縣見走馬金牌到縣得即主旨揮將叛

民莊了便行殺戮及撫卹其後民戶云耐辛苦一兩日

般運糧草南去

傳到金人詔

偽詔曰朕在位恆心坦然四鄰歸貢逾有年矣皆出於祖宗洪厚德澤也念境內群寇越擾邊民叛逆於南宋况兩淮之民舊屬宋處自來狼子野心始自宋來我朝盜買戰馬後至彰露而止又以探報群卒諸跡變形或作紅巾或作商旅或兩朝姦吏妄說悠辭撰造異端而無厭急貪婪榮身鬪作兩朝講好親睦之意朕已詳之今朕親將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以九月下旬回國遣使往宋以決顛末君臣父子各宜堅心謹守諸路故茲詔示

敗盟記曰戎狄天性妄誕故逆亮不羞大言嘗為岐王時作竹詩曰孤驛瀟湘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梢拂碧空又不記題曰蛟龍潛溺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渾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又過汝州題詩曰門掩黃昏染碧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華不識興亡地猶倚欄杆次第開此詔與詩意豈相遠哉蓋妄為此詔誇耀吾人聲言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九月下旬回國豈不誕哉是詔乃七月間韓汝嘉到泗州已後所作且如七月初至九月終計足九十日矣中國至西夏并數百萬衆豈九

十程可往回而畢耶然則五百萬兵非吸風茹雨之士  
連降下國非騰雲插翅之人可見誇飾自速死亡兆於  
是矣

九月八日庚辰吳拱為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  
玠之子也為鄂州都統制以代田師中己卯到鄂州庚  
辰交都統職事漸發諸軍往襄陽乙未諸軍發絕是時  
左軍統制郝晟為京西安撫使亦起發拱承朝廷旨揮  
襄陽儻或有變吳拱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拱具劄  
子申朝廷言此甚失襄人之望且荆門為吳蜀之門戶  
襄陽為荊州之藩籬屏翰上游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  
是自撤其藩籬况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侵據

以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荊州果得高枕  
而卧乎若朝廷必欲襄陽為一道固圉之計非三萬軍  
馬不可保守若欲保守荊州自合將襄陽為杆守之計  
當得軍馬一萬使拱可得措畫則脩置小寨保護禦敵  
營關屯田密行間探

遺史曰吳拱言襄陽形勢則盡之矣不敢以其人而廢  
其言若夫保守之方則甚為乘疎所謂脩置小寨者其  
意在於退守萬山而棄城不守也保護禦敵者其意在  
於闔關自固不出兵以接戰也拱到襄陽首置萬山寨  
山無水無薪若屯駐大軍不可以時息安師徒勞役衆  
口籍之道駭聞

劉錡自揚州進軍

劉錡在揚州病上遣中使譚某宣押醫官孟某赴揚州醫治錡曰錡本無事蓋緣國家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狄人侵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狄之機何以善後後發受制於人錡憂此不忘是以病也譚某具道已得上旨令制置謹察動靜不可落其奸便錡矍然而起具奏回報即建大將旗鼓而進兵每日進發一軍時錡實病不能食唯以蘿蔔下白粥而已軍行肅整錡亦頗得將帥之體有鄉兵統領路次迎參錡皆不顧

十七日丙戌楊抗舉劉記

遺史曰淮南路轉運副使楊抗奏臣伏觀閣門宣贊舍人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記志節不苟忠義自持篤意好學輔以儒雅臣嘗至其軍遇記閱試戰士號令精明進退肅然今保舉堪充將帥任使有旨劉記與轉武畧郎依舊兼閣門宣贊舍人令三省樞密院籍記汜陽之子錡之姪也

十八日丁亥吳璘遣將官彭青劫鳳翔府鳳州渭河南寶雞縣金人寨

二十四日癸巳夏浚克泗州

夏浚在盱眙軍幹買北物見元顏亮敗盟有侵犯之意遂謀欲占泗洲有武功大夫張政者自軍下揀下作楊



州指使任滿居盱眙後與政議其事政聚衆得一百八十人知盱眙軍周淙退保在天長至是後等謀定夜備船渡五更渡淮先占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正順大宋後曰大宋人馬取泗州並不殺人各各安心轉至城東下觀汴口有空船後政等遣西城百姓取船得六十餘拖偽知泗州蒲察徒穆率其下二三十騎棄東城遁走後等入東城撫定遣百姓渡淮遣之報制置使劉錡錡到天長得報并有捉到金人解赴軍前者錡皆不問令後權泗州泗州有銀一千五百錠絹五百疋錡遣其姪汜取銀絹餘不盡者後與其衆分有之盱眙軍報九月二十三日夜二更樞密院使臣夏俊部

領義兵併力殺退北軍已復占泗州西城別行措置收復東城至二十四日天曉西城老小盡皆渡過南岬續據使王文報東城安撫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與夏俊在城答語東城盡倒旗搶又據北稍工嚴國到稱東城百姓官吏皆欲歸順本朝有蒲察徒穆與大周仁逃竄出城不知去向其本城老小見行載前來南岬已由中軍劉統制措置人馬過淮彈壓

劉蘊古特添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准備差遣

劉蘊古在北界作提盃販賣釵朶者往來於壽春榷場與南客語則曰願歸朝言南北利害若大宋則恢復舊疆直不難耳南客漸能說姓名有好異者接引使歸朝

蘊古自言二弟皆在北界及第已獲兩解不得一第遂  
有歸正之意若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至行在初授  
蘊古右迪功郎為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吳山有伍負  
祠在錢塘闌闔之中蘊古先別置廟牌易去舊牌之上  
題刻其位姓名合市人皆驚曰舊牌工製過新牌遠甚  
不知何故易之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窺見其意曰它  
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苟圖錢帛而已若劉蘊古者真  
奸細也或問其故仲昌曰榜其姓名於吳山廟牌蓋欲  
使踵來間探者知其已到耳

權知光化軍張超與金人戰於光化軍城中金人退走  
張超鄂州駐劄御前遊奕軍將官也都統吳拱令權知

光化軍將帶巡捕孔斌擺鋪周明將司曹通教頭楊輝  
旗頭李成引戰劉進管隊商進直頭賀忠長行曾晟李  
全鄧高尚青融德蘊進等凡二十四人以癸巳凌晨入  
城方坐於廳事交割郡事間忽報有金人七百騎夜宿  
於三十里也超忽閉譙門令隨行人擐甲持鎗突門而  
出呼百姓以檣卓之屬塞諸巷路口起分其衆作數項  
闌截麇戰之久於是百姓皆出門渡漢江而城中戰猶  
未休金人自謂不能當乃聚衆數十人指一官軍攢箭  
射之官軍身負箭皆如蝟重傷及死者數人金人之死  
者亦數十人方稍退去光化之役荆襄第一戰也頗增  
戰士之氣奏功於朝各人得轉二官資皆給公據而已

付身竟不下

二十五日甲午吳璘收復秦州

吳璘遣統領官劉海等領兵掩殺賊衆退走入城尋分  
布官兵自九月二十五日申時攻打至二更已來打破  
秦州除撫存軍民外捉到戎兵活人金人蕭安撫高同  
知千戶明威將軍乞求開將官奉信校尉寶登金人大  
郎君二郎君判官李旺信王主簿趙通事李准提劉天  
使及捉到戎兵活人斫到首級奪到戰馬器械莫知其  
數

二十六日乙未金人寇信陽軍

成閔以中軍統制趙樽分兵四千屯德安甲申發鄂州

庚寅至德安居五日信陽以金兵來告樽曰信陽雖小  
實為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遊奕統制宋奕居德安  
自將所部馳赴之虜騎徑去侵光州

吳璘收復隴方山源

吳璘申金賊都統合喜孛董張金紫追集陝西諸路偽  
兵於隴州方山源秦州鳳翔府等處屯駐意欲分兵前  
來侵犯尋遣差右軍第二正將彭青副將強英左軍第  
二副將張德等將帶軍馬前去措置收復去後今據逐  
官申於九月二十五日到方山源差人說諭招撫其本  
源賊兵堅守不從於二十六日青親擁官兵向前自卯  
時攻打偽中官兵分番前來戰敵約十五餘陣青等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三  
誠官兵一擁齊入至巳時攻破方山源其賊敗走捉獲活人當陣斬到首級奪到安馬莫知其數

二十七日丙申吳璘收復洮州

吳璘申遣差將官曹湫等九月二十七日收復洮州及管下冷丁堡通岷堡招撫到洮州同知昭武大將軍與屯蟬只一行官兵老小撫定軍兵依舊安業及據將官張德九月三十日改打破隴州與賊兵巷戰殺死賊兵未知其數而捉到活人奪到鞍馬有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走上涼樓招撫不下遂用火燒毀及將本州倉場所裝金賊糧草百萬餘盡行燒毀外有歸降兵說諭撫定了當的是獲捷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三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二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二

起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戊戌盡十月五日甲辰

二十九日戊戌招諭榜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金虜無厭背盟失信軍馬已犯川界今率精兵百萬躬

千軍應作僉軍

事件如後 一中原百姓見為千

軍想未忘祖宗德澤痛念二聖不還豈肯從蕃反攻舊

主榜到各宜相率從便歸業內有願立功來歸人當議

優加爵賞一女真渤海奚契丹一應諸國等人暴露日

久豈不懷歸見榜文請各散回本國別事新君可圖子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二

起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戊戌盡十月五日甲辰

二十九日戊戌招諭榜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金虜無厭背盟失信軍馬已犯川界今率精兵百萬躬

行天討有措置招諭事件如後 一中原百姓見為千

軍想未忘祖宗德澤痛念二聖不還豈肯從蕃反攻舊

主榜到各宜相率從便歸業內有願立功來歸人當議

優加爵賞一女真渤海奚契丹一應諸國等人暴露日

久豈不懷歸見榜文請各散回本國別事新君可圖子

休

孫長久之利一中原諸路州縣官吏軍民有能以一路歸者除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知州一縣歸者與知縣餘見任官更不改易一諸路忠義豪傑山寨首領能立功自効者並依前項推賞一中原并諸國良民見為奴婢者並放令遂便內有能自擒獲本土歸順者即以本土官爵田宅推賞一諸國官吏軍民不願歸本國者當盡還官爵雖見用事之人一例推賞優卹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因而能立功効者不次擢用一軍行秋毫無犯並不殺人放火亦不虜掠財物及婦女一事平後放免稅租十年一應干虜人殘虐科湏等事如食刷人夫水夫工匠差科軍器糧草舟船牛車騾馬掠奪人家室女繡女一切非法搔擾並行除放一淫酷之刑如滅族剥皮油煎鋸解釣脊之類深可痛切一切除去右件中原官吏軍民及諸國人等各懷忠憤改慮易圖勉建功名共享安泰故茲榜示各宜知悉

約束沿邊州縣官不得差出

臣寮上言臣竊謂沿邊諸部正在守俸等官協心相與措置共濟國事今來邊郡官負率懇監司別作名目差出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飭諸司

招諭指揮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朕念中原赤子及諸國人等久為金虜暴虐役使科歛或世為奴婢已無生意又指吾

舊疆百姓為宋國殘民蹂藉殺戮無所顧惜朕聞之痛心疾首是用分遣大君諸道並進以救爾於塗坂想聞王師至必能相率歸順朕不惜官爵金帛以為激賞若係有官之人並依見今元帶官職更不御減其能以上地來歸或能攻取城除爵賞外凡府庫所有盡以給賜朝廷所留惟器甲文書糧草而已如女真渤海契丹漢兒應諸國人能歸順本朝其官爵賞賜並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內燕北人昨被發歸國者蓋為權臣所誤追悔無及今雖用事並許來歸優加官爵勿復疑慮朕言不食有如皦日

立賞格指揮

三省樞密院勘會諸軍官兵遇敵能戮力破賊立到功効從主帥保明申奏朝廷厚加推恩外有接納到歸附歸正人今立賞格下項一接納到女真渤海漢兒萬戶補武翼郎君接納到一千人即與接納到萬戶同賞千戶補保義郎若接納到五百人即與接納到千戶同賞若接納到五百人以上累賞百人長補承信郎若接納到二百人即與接納到百人長同賞若接納到二百人以上累賞一餘軍接納到一百人以上補承信郎五十人補進武校尉三十人以上補進義副尉五人以上補守闕進義副尉五人以下補進勇副尉一接納到僉發南軍萬戶補保義郎若接納到萬戶同賞若接納到一

三月廿五日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千人以上累賞千戶補承信郎若接納到五百人即與  
接納到千戶同賞若接納到五百人以上累賞三百戶  
補進武校尉若接納二百人即與接納百人長同賞若  
接納到二百人以上累賞百人長補進義尉若接納到  
二百人即與接納到百人長同賞若接納到二百人以  
上累賞餘軍接納到一百人以上補下班祇應五十人  
以上補進義副尉三十人以上補守闕進義副尉一女  
真契丹渤海漢兒并食發南軍等如自能前來歸正歸  
附並優與補官爵內已有官人於元官上優加陞轉仍  
與不次擢用一歸附正人並不得輒有傷害及掠奪財  
如違將犯人依軍法施行

### 賜統兵大帥詔

朕列此禁旅控扼邊陲雖分道置使總領其事至於緩  
急之際躋角相為要如手足之捍頭目有不待索而自  
至者勢當然也卿等受制聞之寄臨破敵之機營壁相  
望當若一身倉猝有警赴援立至共成恢復之功以底  
中興之業犒勞行賞咸不汝遺將來成功當一例推恩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 吳璘克蘭州

吳璘申朝廷云西和州床川知寨張彥忠等申招收到  
北界熙河蘭州千戶王宏同招撫部押軍馬魯孝忠等  
率蘭州漢軍民投拜其偽官尚恃不肯投拜宏等領官

兵鬪敵於九月二十九日將本州偽官守女真安遠大將軍蘭州刺史溫都烏也等酋首殺戮收復蘭州了當并存恤一行官民訖

三十日己亥吳璘克隴州

吳璘遣彭清張德攻打隴州己亥入之與金人巷戰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走上涼樓招撫不下用火燒毀及燒州倉草場糧草盡被燒毀有歸降者撫定

勅賜吳璘

朕惟神州赤縣皆祖宗故地以陷異域踰三十年而猶虜無厭覆出為惡茲用分命虎臣數道並進憤焉有所出久矣功名之志深所未忘已除卿陝西河東招討使

制書到日卿可諒彼已之勢審動靜之宜即提銳兵直出漢中吊秦晉之遺民撫漢唐之都會所過城邑拊摩勞來誠爾軍士毋殺人毋踐稼毋掠婦女毋焚室廬使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副吊民伐罪之旨昔漢光武遣馮異征關中今之征伐非不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朕於光武遠有慙德而卿之才烈豈可直比馮異而已哉勉行此言副我憂囑至於臨敵重廟諱見可而進信賞必罰恩結士伍是皆所期於卿者也舍爵策勳朕無所吝乃眷西顧實勤我心

十月庚子朔劉錡諸軍會於盱眙軍

劉錡會諸軍以十月旦皆到盱眙淮南轉運楊抗為隨

軍轉運亦在軍中

四日癸巳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劉錡除京畿准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成閔除京西路河北西招討使

吳璘除陝西河東路招討使

魏勝知海州

夏俊知泗州

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論軍馬經過批支錢糧不使擾民汪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奏劄子曰臣伏見成閔一軍人馬昨自行在起發前來湖北元降指揮所過州縣批支錢糧其錢於經總制錢內支其米於常平義倉內支仰見陛下聖慈惟恐擾科於民臣繼被旨以使事陛下

聖駕經由成閔所行之路因訪聞所支錢糧州事有無欺弊乃聞縣下總經制錢並係每月解發赴本州主管官通州廳交納今來人馬經過所支錢多是逐急催促人戶今年折帛錢借充支遣或於人戶以等第高下數借應副臣嘗契勘經總制錢縣道大小不同終歲所入自有定數而軍馬批支豈容停滯若不從權慮致敗闕但折帛錢已係科撥下諸處總領司今來總領所必不肯認其數督迫不已又誅求於民所數借人戶錢既不以經總制錢支還則是橫歛今欲乞令逐州主管經總制官司將今年一州統收之數撥下大軍經由縣分通融支遣所有借過人戶錢乞從縣道將折納今年以後

本名諸色官物却依舊於經總制錢詔破如此則元降  
指揮不為虛文而官吏少安民不重困如得允當乞賜  
睿旨付有司施行從之

李顯忠及金人相遇於正陽金人退去

池州駐劄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提兵在淮西壽春安豐  
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到謝步會探者報曰金人  
自正陽門渡淮矣顯忠曰到廬州歇泊定若金人犯境  
當收拾些首級而回甚善參議臣劉光輔曰不然若欲  
尋戰功而歸豈可倒却宜占形勢之地劄定寨脚以待  
之見利則退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 山深林可以設  
伏兵於林中俄報金人已渡正陽者顯忠等率諸統制

諸統制各帶精銳心腹數十人共百餘騎往前巡緝果  
遇金人三百餘騎各張陣勢相望良久金人有百餘騎  
轉山取路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統制邀截獲  
數人而還顯忠亦失黃小官人等二三人金人遂退去  
合大軍矣顯忠問所獲金人主將謂誰曰郭副留韓將  
軍也郭副留者藥師之子韓將軍者常之子也皆為萬  
戶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至小使臣空名官告付身僅  
二千道是役也書填悉盡中侍大夫告有三光輔及統  
制受之

詔親征

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抃土之悲

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汚於腥羶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克流毒徧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為無傷蒼夫九重以高明為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姦詐嘯厥醜顛驅吾善良妖氛寢結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近甸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於今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狄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

歲星臨於吳分冀成肥水之勳闔士倍於晉師當決韓源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陵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遐邇明知朕意

遺史曰詔未降一月之前市人皆能誦其詔文詔既降始知久已制成但未降間不當漏於外耳又先期降付吳璘軍中有旨未得頒行璘具奏乞頒行俄已降出頒行矣

吳璘李顯忠將獎諭詔

勅吳璘等所奏首先破賊大獲勝捷事具悉朕屈已講和以安黎民黠虜貪林無復天理肆其克焰犯我邊陲

卿忠義奮揚肅致天討剪厥醜類摧其奸鋒捷書報聞  
良深嘉尚想師行於枕上而虜在目中勉爾功名副朕  
所冀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劉錡等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河北河東等  
路書

大尉威武軍節度使淮南浙西江東西制置使劉錡慶  
遠軍節度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京湖制置使成閔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玠檄告契丹西夏  
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朔等  
道官吏軍兵等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

多助伏大義者衆必歸敢據一切之誠用諭萬方之聽  
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啓升平之運  
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蠢茲女真之微首覆契丹之  
祀怙其新造間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焰殆彌於  
宇縣兩宮北狩訖罹胡地之煙塵大駕南巡未正漢京  
之日月凡居率土詎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  
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卧薪嘗膽之是圖寧  
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以人命至重佳兵不祥靡辭屈已  
以事讐姑欲安民而和衆豈謂冥頑之虜紐於篡逆之  
資以至不仁大行不道驅我中原之老稚剪為異類之  
囚俘乃輕棄於穴巢輒坐張於畿甸自謂富強之莫敵

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誰不搴旗而抵掌幕府濫齎鉞盡護戎旃冀憑宗社之靈靈一洗穹廬之穢孽待時而動歷歲於茲天亡此胡使委身而送死人自為戰不共戴以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劉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馬軍興侍衛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穎壽鄂帥擣敵函之險步軍衝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為巨宋之歡鄰玉帛交馳尚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迥隔頓違兩地之音郵願御名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秦晉奇士齊趙

雋材抱節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為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從或據郡以迎降或聚徒而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爾前茅之勳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舊主重建丕基檄到如前書不盡意

收復陷沒州縣指揮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國家以金人不道棄信渝盟遂至興師本非得已已指揮諸將所至先問百姓疾苦除以官庫給散將士外不得燒毀屋舍殺戮平民劫掠資財虜奪婦女其應干非法科歛役使殘酷不便事件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二  
及吾民者日下除去見作奴婢之人並與釋放如豪傑  
忠義之士能據一縣迎降者即與知縣以一州迎降者  
與知州以一路迎降者除安撫使其集合義兵自効者  
並優補官爵別加任使為女真奴婢能擒殺其本主者  
使與其主在身官職仍以本戶田宅錢物盡行給賜  
五日甲辰陳楠差兼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  
司隨軍轉運使李植差兼京西路河北西路招討使司隨  
軍轉運副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三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六日乙巳盡八日丁未

六日乙巳四川安撫使吳璘散關捷報至

吳璘捷報九月五日金虜自鳳翔大散關入本界三十  
里犯黃牛堡旬餘不退十八日遣將官彭清直至寶漢  
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獲捷

上曰朕與金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賀  
天中節使人王全殿上口陳虜主之語邀我將相大臣  
又欲得漢以東淮以南土地一時臣僚誰不勸朕用兵  
朕謂和好既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姑發信使以審其事



三朝正史卷之三十一  
至淮既不納既歸又求遣及復詭詐而為釁端意在敗盟重兵壓境託為打圍謀為深入朕不免嚴兵備且戒飭諸將務為持重以觀其變而犯蜀無名之舉果為戎首事之曲直寧不判然散關小捷豈非信順之助而况殺君親誅戮殘忍天地所不蓋載禽獸所不肯為神怒人怨滅亡無日今三道出師置帥招討審彼已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焚燒毋擄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舉高爵醴賞朕所不吝卿等贊朕成筭協以衆謀庶幾恢復神州以雪兩朝之耻宰相臣陳康伯等奏曰臣等雖不習武敢不奉以周旋

八月丁未金人立葛王曠於遼陽府

神麓記曰亮初刷國中女真五國烏執鉄黎渤海契丹漢兒軍自備衣甲鞍馬弓箭刀鎗軍須餼糧車牛奴婢自遙遠來沿邊道途艱辛不肯前行皆共謀曰皇帝無道遠犯南朝未知勝負難以歸國我等豈作失家之鬼乎不若從此就近徑往遼陽東京與渤海酋豪冊立留守葛王為主何如衆云亦是太祖武元之孫有何不可於是歲十月間入東京留守衛求見大王才出廳盡呼萬歲冊即帝位遷之中都改元大定大赦天下月下朕惟前君乃太祖皇帝之長孫妾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內撫外寧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罪不及民前岐國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敢行弑篡自僭

竊以來昏虐滋甚是用列其無道昭示多方一前來皇叔元帥曹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篡位之初自懷恐懼無故殺害一前來太宗受太祖遺命不忘至公傳位前君諸子並當職任止因篡位初自懷疑懼將太宗親子太保國王改魯中京留受守胡里不阿里留守判宗胡里加宰王胡沙霍王胡東鄆王神徒馬蔡王烏也八人子嗣等七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開國功臣晉國王孫領行省楚國王阿辛止因篡位之初自懷疑懼將阿辛并兒子嗣三十餘人及附馬丞相幹古刺並宗室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左副元帥國王撒海累建功勳止因篡位之初自懷

懼計誦遙沒以白礬書假言宫外拾得令其誣告并其子御史大夫沙只并子孫三十餘口及太祖親弟遼越國王男平章孛急弟兄子嗣一百餘口兵部尚書毛里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并子任王喂阿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前來太祖長女公主兀魯哥係曹國王親姨因篡位之初無故殺害一故西京留守蒲申馬為是親弟自懷疑懼無故殺害開國功臣皇叔太師梁王長子韓王臨民親正忌其聲譽令其家人誣告勘問不成故意殺害一應係開國功臣太祖太宗時已經封贈王壽無故行追奪一會寧府係太祖興王之所所建宮殿無故拆毀一中都大內營造累年殫竭財力不可勝

計民力未定仍拆毀南京大內再行脩蓋並皆窮奢極  
侈土木之功前所未有一因伊小兒病死却將乳母并  
二醫人等盡行誅戮一宋國講和之後臣禮不闕頓違  
信誓欲行吞併動衆興兵遠近嗟怨醫人祁翰副陳諫  
不可更不循情便行誅戮并舊有軍器盡行燒毀却令  
改造遂致公私困竭生靈飛走無不凋弊一昨來皇叔  
曹國王被殺之後嬪母國妃納在宮中及親族姨妹姑  
姪并應命婦有容色者恣行淫一亡遼豫王子嗣三  
十餘口天水郡王子嗣一百餘口並以無罪橫遭殺戮  
一嫡母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賊殺其大逆無  
道古今未聞一德宗嫡孫節使母妻子弟并太師梁王

兒孫婦曹國王次夫人并子及韓國夫人并兒孫婦等  
並以無罪盡行誅戮一樞密使北京西京留守等因北  
征回並加誅族宰執亦被鞭撻其餘前故過惡不可備  
舉前錄數條稔於見聞遂致天然人憤衆叛親離朕方  
留守東京遵養時晦四方豪傑將士使民咸懷怨苦毋  
所控告自遠而至者數十萬衆日來赴愬再三御請不  
謀同辭咸以太祖皇帝聰明聖神應期撫運皇孫繼嗣  
止予一人歷數有歸不期而會朕推誠固諱廟至於再三  
請者益堅辭不獲已恭念太祖創業之艱難祖宗社稷  
深懼之祀俯徇群情勉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冰宜  
推肆眚之恩以布惟新之令大赦天下改正隆六年為

大定元年十月八日昧爽已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  
外罪無輕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  
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覃恩仍委尚書省條奏施行一昨  
來簽軍者軍名其間多有貧難之人欠少官私錢債及  
典雇兄弟子孫妻女姨妹或父母自行雇典深可憐憫  
赦書到日不問新舊盡行赦免一據南京等處修蓋夫  
匠盡行赦免一據契丹老和尚等昨因簽差南征遂反  
叛赦書到日並許經附近官司投首並許原免依舊復  
業一據昨因契丹人等作過其間被軍人等將不在作  
過數內外官員百姓及着軍人等命婦妻子孫驅奴并  
左右隣人一例驅奴虜令來實可憐恤赦書到日仰隨

處官司一一刷會勘驗端的發遣本處依舊團聚住坐  
所有正係作過人等若從與軍人鬪敵陣亡虜了家眷  
驅奴不在赦免如前來敗失在逃即自親來投首除親  
屬外付本人團聚到驅奴准已收虜為定一據逃軍離  
背軍郎主并避役夫匠或犯罪在逃良賤人等赦書到  
處並限一百日內赴令陳首與免本罪安生更不懲斷  
內軍人分付本軍收管如限滿不首復罪如初一據亡  
命山澤聚為盜寇赦書到處並限一百日經所在官司  
陳首與免本罪分付元收管係內據頭領如能勸率徒  
衆出首委所在官司具姓名申覆尚書省開奏當議  
別加旌賞一據自撫定以來不選如何斷訖流移在他

所人等並放還他一據自來除名開落官吏如不犯正  
枉法贓并真盜並與改正量才收用一據自逃死戶絕  
名下所着大小差發并租稅限赦到并行除放一據五  
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  
者所在官司歲時致祭一據諸處暴露骸骨無人收  
葬者並委所在官司如法埋瘞一應合改正徵收追究  
事件並准制條施行於戲以寬而衆可御敢希堯帝之  
仁代雪而民永懷庶及湯王之德尚賴文武勸翼忠良  
贊襄咸告嘉猷永臻至治咨爾地庶體予至懷赦書日  
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到日主  
者施行

張棟正隆事迹曰棟乃太祖第三子潞王宗輔之子也亮  
之從弟襲字彥舉乙巳三月一日寅時生小字忽辣馬  
即位改名雍

又曰十月元顏襲立於東京遼陽府遣諱通事蕭泰刺  
帶牌持赦撫定州縣北郡邑指揮而下及燕山樵留  
守拒而不從來使誅之副留守李天告懼而拜命立  
遣子器之奉表稱臣中都既定山東河北河東關西傳  
檄而下至十一月亮死方遣人下河南及殺亮子光瑛  
於汴京廢亮后壬午春正月襲知天下之歸已與子允  
升允廸率甲騎數萬人遷燕山守臣元顏宗憲率在  
都文武百官具天子儀迎襲于于小東門襲服便衣

而入焉越數日下詔以告天下文武內外百官各推恩  
初參知政事嗣暉知亮死欲立亮子光瑛于汴左相張  
浩輩不從乃止襲遷燕山貶嗣暉為庶人追謚直為閔  
宗臣下食曰刑餘人不可遷廟改謚武靈皇帝父宗輔  
為懿宗襲以父名輔非帝王稱改名曰宗堯母壽昌為  
欽慈皇太后封亮為海陵郡王謚曰場改葬東昏詔朕  
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敵孫奕文烈顧命昨其即位  
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人安惟海陵庶人亮包藏禍  
心覬覦神器除煽姦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闕兩降從  
王封亮既得志肆其亮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  
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佑於我家肆予一人續承先緒

暴其悖惡敗為庶人仍黜其殯於地域之外仰惟熙宗  
位號宜正是以間者稽之禮文升附大寶復加美謚尊  
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常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  
奉還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於思陵庶幾有  
以安慰在天之靈播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增將士賞典詔勅朕仰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萬國  
咸服迨歲十載而正隆失道不務持守害虐黎庶無名  
弄兵致雨將士軍卒遂勤征役暴虐風霜失仰事俯育  
之樂朕甚憫之自宜推戴以來再欲班師然邊釁既生  
未底寧息濯征之謀固無得已重念賞典不明酬庸未

允而又或失於稽緩令勅有司增多舊格比之國朝累  
行賞典特加優異頒降空名恩命仍出內帑金幣以助  
錫與一就付元帥仰於軍前視功輕重書填支賜於  
乎報國之心人所共有爾其勵奮忠節却敵禦侮以  
息民永底平泰豈特躋一人之慶亦使爾士卒安業  
富貴澤及子孫豈不韙欵其新定隨等軍功官賞已  
令尚書省頒降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襄四子曰允恭允升允迪允修立允恭為太子允恭死  
立允恭之子璟為太孫璟常奏表於襄曰臣聞南宋  
久為敵怨常懷覬覦南京宋之故都應有形跡惟宜燔  
毀如洛陽宋之丘陵何必常遣衛護二處若廢則杜絕

殘宋之望謂如每遣奉使入國宋朝射往之不勝有損

國威今後使人射乞加罪決取旨是時葛王宣示大臣

北虜官鎮國上將軍左司郎中粘割沒雅上言臣聞治

國之道莫如內安百姓外和鄰敵內外既安何憂於治

伏自陛下龍飛以來國富民安四方綏靜雖湯禹之德

無以踰焉臣愚不知忌諱冒死謹言皇太孫春秋方壯

識量宏遠神機英武非臣下所能發揚潛德正宜謹擇

儒學御厚之士副佐聰明如近奏南宋臣未敢奉詔且

南宋流播江外六十餘年無不旰宵嘗肝伺我之隙如

南京開封府殘宋故都洛陽宋之兵陵二者乃宋人寢

興想望之所宜加修繕常塞宋人之望况自撫定以來

三朝五鼎錄 卷之五十一  
彼邦遵服貢賦以時不惟財匱國貧蓋亦念故巢而恐廢丘陵爾若一旦恃富強遽失宋人過望之意使人藉辭激衆歲貢失時以勞聖慮進討加兵必矣費用國資軍民勞苦天下震驚內國生靈墮於塗岷豈可忽諸陛下聖功神武日月之明爰念無名之師不宜復蹈前轍安危之保未可知於今之計莫若內安人民外脩和好陰為坐困東南之策因其飢饉乘其盜賊謹脩邊備養威伺釁以謀混一今後所差奉使乞降指揮預選令於南京考射閱習然射之片時勝負臣下希賞烏足以係國家榮辱皇太孫建立之初宜修文德仰佐以福天下如其所請神明之志甚銳實非宗廟萬世之利奉上畔

指揮所奏至忠並依所言粘割沒雅特轉一重一重乃是一官也

### 西夏回劉錡等檄書

西夏國告檄大宋元帥劉侯侍衛招討成侯招討吳侯十月二日承將命檄書一道切以恩宣大國濫及小邦遠通交歡中外咸慶孤聞醜虜無厭敢叛盟而失信驕我不道妄稱好以和親如緣女真輒興叛逆殘禹迹山川之廣覆堯天日月之光將士銜冤神人痛憤妄自尊大者三十餘載怙其篡奪者七八其人皆犬豕之所不為於春秋之所共貶蓋總辯縵纓之衆無閱書隆禮之風唯務貪殘恣行暴虐吞侵諸國建號大金屈隣壤以



稱藩率華封而貢賦驅役生靈而恬不知恤殺伐臣庶  
而自謂無傷雖夷狄之有君不如也待文王而興作  
盍歸乎來當中興恢復之時乃上天悔禍之日九重巡  
幸昔者大王之居邠大駕親征今見先王之却狄詔頒  
天下撫慰民心未聞用夏而變夷第見興王而黜霸其  
敢與敵將為不戰而屈人莫我敢當何謂因時而後動  
其或放恣猖獗抗衡王師願洗滌於妖氛庶蕩除於巢  
穴勿令穢孽重更蕃滋雖蠅蟻之何為亦寇讐之可殺  
廟堂禦侮者首係於單于帷幄談兵仗薄伐於獫狁如  
孤者雖處要荒久蒙德澤在李唐賜嘗賜姓至我宋則  
乃稱臣頃因巨猾之憑陵遂阻輸忠而納款玉關踞隔

久無撫慰之來葱嶺山長不得貢琛而去懷歸彌篤積  
有歲年幸逢撥亂反正之秋乃是斬將搃旗之際顧惟  
雄賊來寇吾疆始長驅急騎以爭先終救殺扶傷而不  
暇使彼望風而遁敗衄而歸豈知敢犯於皇威遽辱率  
兵而大舉期君如管仲則國人無左衽之憂待予若衛  
公使邊境有長城之托神明贊助草木知名功勳不減  
於太公威望可同於尚父力同剪滅無與稱知將觀彼  
風聲鶴唳之音當見彼棄甲曳兵而走孤敢不榮觀天  
討練習武兵瞻中原皇帝之尊望東南天子之氣八荒  
歸貢願同周八百之侯王四海肅清再建漢四百年之  
社稷佇聞戡定當貢表箋檄至如前言不盡意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三

亦炎興下帙二百三十四

起紹興三十一年乙卯八月丁未盡十六日

劉錡與金人相持於淮陰

劉錡自盱眙軍進兵留游奕軍統領負琦中軍統制劉  
汜於盱眙錡以乙巳到淮陰聞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  
入淮錡列諸軍於運河岫數千里不斷望之如錦繡丙  
午命淮陰鄉導卞彬以輕舟載二百人自淮河由小河  
口至大清河河口遠探動息而願去者四百餘人錡止以  
二百人行回報自小清河河口聞有人聲喧騰幾三十里  
又大清河河口內亦有船上人聲不下數百隻錡厲聲叱

三朝北盟錄 卷之二十四  
之曰吾所聞不如此若不實盡該斬其衆有縮頭稍稍  
退去者彬獨進曰遠不過一晝夜如金人無動靜願其  
軍法如果然乞請犒賞錡然之丁未金人以鐵騎列於  
淮之北望之如銀錡方信彬所探為實一行人各轉兩  
資

九月戊申樞密院契丹通好榜

大宋三省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九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契丹與我為二百年兄弟之國頃緣姦臣  
誤國招致女真彼此皆被其毒朕既移蹕江南而遼家  
亦遠漠北相去萬里音信不通今天亡此虜使自送死  
朕提兵百萬收復中原惟爾大遼豪傑忠義之士亦宜

協力乘勢殲厥渠魁報耶律之深讐將來事定通好如  
初各宜知悉

又榜續措置招諭事件

大宋三省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九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今續措置招諭事件如後一渤海奚契丹  
諸國與我本朝初無讐隙止緣女真不道劫以兵威簽  
率從軍不能自脫今朕親行討伐本為元顏一族倉卒  
之間恐難分別此榜到日如能束身來歸或擒殺首首  
自効者除依格給賞外雖管軍節鉞朕亦不惜一女真  
與我中國不共戴天之讐然念國人劫於兵威各為其  
主今元顏亮殺君殺母屠兄戮弟暴興工役殘虐生民

自古及今無此凶逆爾等各有知識如見此榜文能翻  
然能改悔束身來降者從前過愆一切不問仍加優爵  
賞右出榜曉諭各宜知悉晉軍曉諭亦不計一其真  
金人寇廬建康都統王權領軍遁走其來誠宜節其首  
虜人犯廬州在城官吏望風爭遁時建康都統王權屯  
廬州當夜二更領本軍人馬走出城不復計其真  
十日己酉池州駐劄李顯忠奏晉陽捷報一賊賊與雙丹  
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奏於十月初三日  
探報番賊於安豐軍正陽對岍過淮與信軍巡緝探事  
將官曹高凌等用箭相射至晚復過河去臣尋時分遣  
統制孔福常永壽劉彪等部押軍馬前去沿淮江東措

置迎敵臣繼率軍馬策應據孔福申於十月初四日辰  
時以來將帶軍馬到安豐軍正陽西地名大人洲淮河  
岍上逢見番賊萬戶郭副留韓將軍統押甲軍五千餘  
衆福等賈率軍馬與賊血戰掩擊賊衆敗去其賊再遣  
生兵萬餘布列陣勢前來迎敵福等再賈勇將士與賊  
鏖戰移時連併三陣其賊大敗當陣殺死及追趕掩入  
淮河不知數目出榜曉諭

知均州武鉅奏招降到忠義人均州武鉅奏招降到忠義人  
知均州武翼郎武鉅報捷稱本州遣人招納到北界忠  
義歸朝人巡檢督朝杜海等二萬餘人老小數萬殺到  
金人首級并捉到活人二百餘人

汪徹奏舉知荆門軍姚岳轉官再任

遺史曰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陝右陷沒岳避地入蜀途中得進士舉業時文一冊讀之曰我平日習舉業實不及此遂珍藏之張浚失陝右欲收係陝右士大夫心紹興解試令陝右流寓進士盡作合格及顯省試亦如此唯雜犯黜落一二人而已岳為榜首由是陝右流寓進士二十餘人皆過省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以身姓岳毋姓姚一見姚岳大喜遂辟為屬官及飛被罪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岳州州名士論鄙之累官知荆門軍籍民兵置一色布衫一等槍仗新鮮旗幟聚民兵在教場習喏聲令齊一御史中丞汪徹宣諭荆襄到荆門軍

岳令民兵迎接擺列於原野中徹見衣衫槍旗頗知法已喜俄聲喏齊一而不譁澈大喜乃具奏曰近自襄陽還諸道荆門軍自入境見田野漸闢上下安居百姓累累遮道不絕皆言知軍姚岳為政不擾並無追呼治盜有術外戶不閉它處人民襁褓而來願為編戶荆門正控扼之境内以姚知軍為命或一日別有差除則來居之民必散強壯子弟必弛臣密加採聽誠如其言郡守中亦不易得也有旨姚岳特轉一官候任滿令再任十一日庚戌淮東淮西軍馬文字不通

劉錡在淮東王權在淮西流星通文字日往來不斷庚戌淮西文字不通金人深入淮西也錡在淮陰就遣財

昭軍屯駐兵官負琦劉汜往招信以來體探至昭信縣  
界聞金人扼路不可行而回遂往淮陰合劉錡軍  
廬州安撫龔濤棄城走委脩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  
監楊春權州事

金人犯廬州當夜四更安撫龔濤請都監楊春權州棄  
城遁走

新淮南運判莫濠降一官放罷

遺史曰莫濠字子蒙湖州人也試中刑法而實不知法  
意陽為長厚陰為險刻有五子父子更相稱譽人皆笑  
之嘗為金部郎官措置沙田蘆場於民不便降監當至  
是用為淮南運判避事逗留不赴省部勘會淮南運判

莫濠已降指揮令星夜起發之任專一隨王權軍應辦  
錢糧經今兩月未見申發到任月日顯是遷延有悞軍  
期特降一官放罷就除向洵淮南轉運判官填見闕仍  
專一王權軍應辦錢糧

十二日辛亥中使至劉錡軍中傳宣撫諭

中使至劉錡軍中傳宣撫諭錡與之同臨淮岸觀淮北  
之虜騎中使震慄錡曰劉錡唯有死報國家耳中使曰  
上知制置忠義天下休戚委在制置更望上為宗廟社  
稷附為生靈同率將士共濟事功

金人陷滁州知軍事陸廉棄城走

元顏亮之南侵也自淮西由廬州入和州路先令萬戶

蕭琦以騎十萬自壽春渡花鬪鎮由定遠取滁州路占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漸侵曲亭瓦店先以百餘騎直犯清流關復回翌日又以數百騎再犯清流關亦復回又翌日遂長驅入清流關直抵滁州知州陸廉棄城遁去金人所過不殺人不放火不擄掠財物或見州縣人則以好語相謂曰大金皇帝行仁德不須懼怕今給汝公據可以互相說諭各各安業在水口鎮之西有金人遺火燒民居草舍一間立斬之仍揭榜以令過軍初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臺下積草數千束又令村保居民各置長槍里正里長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人入滁州界方以無馬草

為窘急而十里間得草數千又村人皆棄槍而去金人入境悉與槍仗乃盡取村人所棄者自是人皆謂楊抗與金人有密約真姦細耳雖甚辯者亦不敢以為非是十三日壬子御營前軍統制李捧往江上捍禦朝辭四川宣撫使吳璘奏收復秦州

吳璘遣統領官劉海等領兵掩殺賊衆退走入城尋分布官兵自九月二十四日申時攻打至二更已來打破秦州除撫存軍民外捉到戎兵活人金人蕭安撫高同知千戶明威將軍乞求開將官奉信校尉寶登金人大郎君二郎君防判官李旺信王主簿趙通事李准提劉天使及捉到戎兵活人所到首級奪到戰馬器甲莫知

其數

吳璘報至上曰金虜無故敗盟數路出師朕之應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雖由祖宗德澤然亦天人信順之助可令吳璘存撫四民各安業以慰壺漿向化之意內為金國僉起從軍之人務在優卹其家毋令重擾應非理暴役虐用刑戮等事一切除去宰相陳康伯等奏曰神州陷沒三十餘年今日一方之人喜見漢官威儀上曰何止是元顏家兵極暴吾民脫去湯火如解倒垂此皆卿等指蹤之効康伯奏曰臣等何功之有皆仗陛下吊伐威靈中原傳檄而下自此始矣

荆襄成閔淮西王權俱奏勝捷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申據知襄陽府郝晟申據權知光化軍張超申九月二十七日辰時有金賊全裝軍馬約五七百騎直入軍衙遂部統官兵七十人於本軍上水門北開城裏外與金人血戰鬪敵前後共六陣至酉時殺敗北界軍馬退回奪到衣甲器械及斫到番人首級保護軍城百姓官負無虞委是勝捷

清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權奏臣統率諸軍自壽春縣界首虜酋重兵連日攻劫及經大戰殺死番賊大軍至和州城下臣分布諸軍人馬披城擺陣與賊相距臣召募敢死二千餘人令統領官王宗揚宣分頭管押軍劫賊寨即時



發行良久先劫中番賊大寨相射斫殺間其第二寨知  
覺一向前來與官軍互相斫射血戰至四更殺死番賊  
不知其數委是大獲勝捷

### 劉錡退軍備江

劉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用舟載甲士以弓弩相  
射已數日壬子自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  
邀取之有粟米數布袋有驢一頭錡曰此探水勢者也  
俄頃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馬頭過舟舟約五百餘艘皆  
自清河口出有載糧食往濠州者有載激槁之取楚州  
之維揚者上水牽挽甚速錡與諸軍方視之忽承金字  
牌報淮西虜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

### 淮南路轉運副使楊抗遁走至江陰軍

遺史曰楊抗字抑之貧沓詭激之人也敢大言喜輕易  
談兵聚民作水寨自期必成大功以胡深為都統領抗  
隨劉錡軍於淮陰見清河口與金人相持抗言欲自守  
水寨且催督錢糧應副大軍遂棄其軍而去遁去渡江  
止於江陰軍

### 十五日甲寅劉錡發兵渡淮與金人戰

劉錡屢遣兵或三二百或五百渡淮與金人戰金人退  
卻官軍得小勝而回錡不發船渡既金人悉衆來戰錡  
亦不遣援兵節次戰歿者至是又發千人往皆持刀斧  
渡淮北與金人鏖戰或進或卻以退無歸踏死者十七

八  
金人寇襄陽府樊城

吳拱新交鄂州都統制職事乃戍於襄陽府襄陽顯望拱至及拱到襄陽無戰心乃欲退入萬山山寨或襄陽失守則入川而諸軍皆詢、不定朝廷以金人昔歲嘗自光黃擣武昌渡大江擾江西遂令拱遣兵防護武昌一帶津渡拱聞命即引兵回鄂已退軍矣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責拱俛亟回襄陽而自發鄂之餘兵悉戰艦張勢聲進戍黃州拱復還襄陽悔其不得還武昌常褊躁不自己懟泊猶未定是日金人數百騎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方繫浮橋未畢金人不得

渡拱乃登城漸出兵禦之安撫使郝晟方見客罷入宅堂矣有虞侯者登其堂厲聲呼曰番人已到城下安撫且出來晟聞之遂登城轉運判官姚劭亦登城時城中諸軍攢隊伍者已甚誼不可整又士庶奔馳於市者如沸羹相次漸出兵渡江至樊城下與金人相遇金人少却官兵稍進金人三卻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死者幾半拱益渡兵在樊城而金人亦退士庶驚惶者方稍息是役也以大獲勝捷聞軍中謂之樊城功賞統制官張平在襄陽未嘗出城亦以奇功就武功大夫上轉中衛大夫

樊城守將翟貴王進戰沒統制張訓通殺獲相當

吳拱守襄陽除招討使兼鄂州都統制左軍統制郝晟  
帥襄陽代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運使姚劬虜帥劉萼  
部領番潘兵號一十五萬來攻荆襄先取光化十月十  
四日夜牛首鎮莊家詣襄陽報見三渠帥其一著柿  
黃其一著白領兵來鎮中王總管宣屯兵西門外三人  
來報者縋索登城傳報招討招討疑其尚留光化不設  
備次日虜騎三千攻樊城仍奪浮橋自講好後樊城不  
脩築多摧缺浮橋未成先是成樊城者一二百人副將  
翟貴部將王進統之以護浮橋統制張訓通領百騎巡  
緝虜騎忽至一頭項自鄧州路來至長店與張訓通騎  
兵虜遇焚長店合戰別遣兵取樊城直抵浮橋翟貴王  
進引兵出戰我師敗二將沒士卒半掩入江中吳招討  
以四船渡師風盛不能到岍至晚虜騎退張訓通騎卒  
殺獲相當

十六日乙卯劉錡自淮陰退軍

劉錡既承金字牌令退軍備江又聞淮西王權之軍棄  
廬州文移不通且金人在淮西相持其勢益盛壬子發  
傳宣撫問中使回乙卯會諸軍自楚州寶應退軍淮甸  
之民初恃錡以為安及聞錡退軍皆倉卒流離於道路  
錡單馬雜行於其間乃諭之曰我劉制置也百姓當無  
慮不用驚憂民至愚又以為然遂徐其行故死於路  
者十六七

勸諭民助軍

戶部狀伏覩國家多事軍旅方興主上既出內帑以賞軍輔臣又辭大賜以節費經常有限用度浩瀚允在臣民孰不興念昔人所謂智者獻謀勇者效力今是時也唯是富人鉅室久擅高貲豈不能懷忠抱義若卜式有以助國家者倘朝廷有以激昂則用度可以無乏欲望朝廷明降旨揮若有肯捐家貲以自獻者州縣受納隨便犒軍以其數上聞朝廷當用其多寡而次第推恩則上無橫歛之民下有効忠之實公私皆便以為可用若曰拱手坐視漠然無意其亦何顏必有議之者矣奉聖旨令戶部行下諸路州縣出榜曉諭如首先獻納人保

明取旨優異推恩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五

曰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三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丙辰盡其日

十七日丙辰金人入廬州以康定山知州紇石烈同知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會兵入城殺康定山走紇石烈復廬州

合肥野叟楊廬州忠節錄曰公姓楊名春字德元大梁人沉勇有謀畧擢自左班行門蒙恩擢脩武郎特添差廬州駐泊兵馬都監辛巳冬十月虜主親擁衆酋犯廬州在城官吏望風爭遁時建康都統王權屯廬州先領本軍棄城而走公同本州兵馬都監騫福在城往來巡

三朝正史卷之五十一  
羅安撫龔濤請兵并騫福議事濤云江州都統戚將帶  
軍馬於九月下旬棄光州已過大江池州都統李顯忠  
部領軍馬亦棄安豐軍往峽山踞渡大江適來本州探  
報番兵不知其數已在本州北門外離城二十里地名  
白馬廟下寨濤荒急意作遁去因言濤今將帶本州人  
馬往無為軍等處措置事務委春權州事春白濤曰春  
今獨負在城守禦並無人從欲乞撥安撫司効用一隊  
隨春守禦候番兵到來與之血戰以報國恩濤言不須  
如此公後生脚手輕快且自看頭勢公見此言再白濤  
曰春元是殿前左班行門累對御試武藝中選蒙恩特  
充前件差遣今邊事不寧委春權州且番兵未有一卒

到城望風盡走今春既權州事虜主若竭國而來春當  
竭節盡忠不敢棄城遠遁濤聞公言大怒曰公自理會  
濤城遁去公獨負權州揀選強壯及根刷召募諸軍逃  
走兵効公部領往來巡護州城十四日有番兵全裝軍  
馬不知其數於廬州城外往來圍城公度勢力不加遂  
領兵効乘勢突陣以出過中派河駐劄遂急募本地分  
泐焦湖團結水寨鄉兵總首陳彥等二百人守中派河  
口有効用秦寶報本月十七日番賊已壞巢縣龍興安撫  
隨行軍馬千餘人盡皆潰散遂親往巢縣招集潰兵二  
十九日有安撫司潰散効用軍兵四百餘人數中有馬  
軍効用一百一十二騎公即時勸諭召募盡起發往中

三朝日錄  
卷之三十五  
二  
卷之三十五  
派河口駐劄陳彥具言前月十五日虜主大軍到廬州  
在州之東北離城五里屯御寨旋築土墻城一座新鑿  
井一眼供御水至十月十七日虜主入廬州觀者詣諸  
寺廟燒香駕回市中下馬喚在城內外被虜守屋百姓  
數十人親自撫卹曰今不令軍損壞爾等若我軍壞一  
箇南民我却壞一箇軍每人賜銀十兩慰勞令各從便  
歸業虜主撫卹罷回御寨至二十日虜主提簇御軍前  
去和州今廬州只有二萬番兵係是女真正軍一名頭  
領授淮南路招撫使康定山又一名同知紇石烈今見  
於廬州四城門出榜召募本州逃移老小限一月歸業  
其諸山水寨聚結逃避之民間此榜日夜入廬州與賊

買賣如同一家兼以沿淮數處逃移民社鄉兵強壯動  
以萬計隨身各有長槍紙甲軍須器械將帶老小牛馬  
約數十萬見在沿河以南舒城縣及廬江縣等處屯駐  
各無糧食見行作亂道途不通特強為勝劫奪牛馬殺  
而食之番帥康招撫聞知多出文榜令百姓強壯者數  
賣榜往舒城縣等處召募沿淮逃移民兵歸業聞說鄉  
兵緣無糧食皆欲順番公見陳彥所說急以所募民兵  
兵八百餘人先差効用岳孝忠部領三百人赴上沿河  
口守把又差宋再興部領三百人赴中沿河口守把並  
不放人過任公慮合肥以南無為軍及舒州等處州縣  
居民無人保護及沿江一帶數百里關津渡處最多無

人拒守恐鄉兵泄漏與賊指路遂急緊把斷西道河口  
要處公又見諸山水寨團聚民社鄉兵日逐入廬州與  
賊買賣恐泄漏公一行人馬虛實公急部領敢死民兵  
二百一十七人渡中泝河往廬州城南二十里店埋伏  
潛領民兵孫彥等二十人各將帶火種并隨身器械於  
當夜四更到廬州廬江門東角踰城入取麻麥空地徑  
赴州倉發火焚燒倉教糧米就倉所殺死番賊二十六  
人從舊路復再於初五日夜領民兵二百一十七人赴  
廬江門外五里壘等候日落二更以後從廬江門西壁  
踰城入州其賊自城門內多五十步擺布正軍作鋪把  
截街巷公等隨鋪掩殺之其賊不相救援共殺一十七

鋪在城屯駐番賊驚亂當夜殺出廬城死者不知其數  
及奪到戰馬十四疋四鼓歸中泝河駐劄緣此隔絕諸  
處山水寨人民自後不敢入廬州與賊買賣當月二十  
日忽有乞丐張貧子自廬州出城來至中泝河口詢問  
廬州番賊事體貧子乃言番家正軍內有一千餘人病  
患死損甚多緣為今月初四初五夜楊權州入城殺盡  
擺布番兵焚燒倉教番家軍馬全無糧草日夜驚憂防  
護甚緊其番帥康招撫與紇石烈聞知中泝河以南一  
帶有山水寨及有團結鄉民老小聚糧食甚多同知紇  
石烈定於來日領正軍出廬江門往中泝河南盡劫虜  
諸寨團結老小糧食公聞此說即率民兵踏路險阻要



處預先擺布差岳孝忠等六十一人在中泝河以北蘆  
林內埋伏又差馬軍趙再立等領兵七十二騎於蘆江  
門外二十里店草塚後埋伏公親領步兵強壯者七十  
一名近蘆江門外十里店向遠大路皂角窠兩下置伏  
藏乃遣効用胡亮伏宣二人於蘆江門外三里置卓望  
胡亮未久間賊至皂角窠下公分部領埋伏兩下掩殺  
其趙再立馬軍隨至應敵番兵頭領紇石烈中箭退走  
其餘番兵皆潰公乘勢追殺至蘆州城下賊乃入城閉  
門不出時斬四十四級奪戰馬二疋騾子二頭生擒女  
真二人連器械等公即往中泝河口駐劄又於十二月  
初二日再領兵民會合焦湖西口水寨合肥縣尉張用

於當夜二更以後同約入蘆州各部領人分路劫中番  
賊賊皆驚亂公領兵民殺至興安寺後縣橋路南遇番  
賊大隊頭領招撫使康定山騎高白馬頭戴皂纒笠身  
披皂纒擁出衆軍之前公見縱馬向前刺康招撫墜馬  
而死所同知紇石烈急領餘衆奔縣橋路遁走公乘勝  
率兵襲之賊衆敗走公追至白馬廟以北賊傷死者相  
屬生擒女真九人并復奪蘆州公復募蘆州縣鎮鄉村  
聚落諸寨逃移居民老小不過旬日內盡皆歸業公權  
州保全生靈不至肝腦塗地陰德及人多矣未幾蒙朝  
旨差知舒州張淵權蘆州安撫使張淵以公復奪蘆州  
獲捷事件申奏於朝時諸路都統將帥媿已無功陰賂

有司抑遏不行吁公雖有以寡擊衆之勞為江淮保障  
超越乎張巡許遠而不蒙褒賞惜哉野史續錄曰隆興  
二年虜衆不滿三萬再犯長淮當是時主帥如韓津如  
頓遇如孔福皆望風而遁韓棄合肥頓棄壽春孔棄濠  
州汳淮居民盡遭驅虜流離死亡相踵於道者以楊公  
任滿解印而去民之傷感無其人也吁不見其害孰知  
其利不見其劣孰知其優不觀韓津輩之失節孰知楊  
公之忠烈保全哉是以合肥之民因隆興二年韓津之  
厄而追思紹興辛巳楊公之恩老穉懷慕欲圖報之而  
不可得乃續其遺錄以傳於後異時秉史筆者得采其  
遺錄以記楊公之傳庶幾不沒其實焉

邵宏淵六合報捷

親衛大夫常德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左軍都統制提  
總諸軍策應軍馬邵宏淵申近准置制招討使司旨揮  
提搃人馬前去淮西策應王權等依應先次統率左右  
兩軍於十月十七日到真州宿泊間探聞得金賊邀截  
道路遂差統領王宗鄭彥孫超將官晁江等於十八日  
統押左右兩軍五百人騎前去巡綽硬探去後今據王  
宗等申當日申時約離六合縣東十八里逢見金賊馬  
步軍五千餘人分布分前來施放弓箭前迎敵官軍宗  
等遂賈率士卒戮力血戰至酉時殺賊敗走追趕擁入  
河不知其數委是獲捷

知興元府姚仲鳳翔府盩厔縣報捷

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東路安撫使知興元府姚仲奏  
差使臣王俊將帶人兵賫朝廷降到文榜前去陝西招  
集忠義人偷劫賊寨收捉金賊活人體探事宜去後今  
據王俊申十月十七日經過陝西鳳翔府盩厔終南兩  
縣南山存撫居民安業二十日到盩厔縣界地名東洛  
谷口一更以來將賊兵堡寨攻打有北界人兵趙順等  
開門歸降俊當時帶領人兵前去招誘盩厔縣有王博  
事女真宣威將軍番姓秃丹名撒合終不聽從俊將一  
行人兵親擁攻擊上城奪開東西南門有宣威將軍撒  
合帶領兵前來迎敵俊激諭一行人兵塵戰至天明殺  
死賊兵人馬不知其數捉到宣威將軍秃丹撒合并妻  
偽皇親元顏搭鶻漢兒軍亞痾三世奴婢斫屬買斜塞  
因小戶任兒等并奪到撒合所授宣威將軍告勅并偽  
王親搭鶻宣勅共七件官倉場庫務印記四面戰馬弓  
箭槍刀金鼓旗幟等有捉到當夜本縣備戰一百餘人  
並係隨撒合鬪敵之人除已將捉到撒合等見行申解  
外委是大獲勝捷

統領姚興及金人戰於渭子橋歿於陣

元顏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已成邏者獲王權軍擺  
鋪數人中有一曹司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以實對曰  
在廬州又問權有兵多少曹司曰有兵五萬亮曰是也

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遺曹司且令附書回與權權  
 得書繳奏且聞亮已渡淮河遂自廬州退兵汭路作虛  
 寨以相疑使白旗子五十人硬探遇金人騎兵金人未  
 覺白旗子乃避於路傍見虜人十數騎而已白旗子相  
 語曰此亦硬探者也我輩占地勢埋伏俟其回可以盡  
 殺衆遂伏於路傍林中既而虜騎果回衆皆出虜不及  
 逞為白旗子所掩死者七八人生獲三四人解赴權問  
 其虛實皆不應有都壕寨一人嘗隨兀朮渡江者也權  
 與之酒大醉遂泄其語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  
 清河口不戰但為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  
 京西淮西以三十萬隨即主來三十萬中又分為三十

萬出戰十萬護郎主十萬奪渡口權曰不可當也宜引  
 避之遂退保和州令破敵軍收後金人以鐵騎追及於  
 尉子橋統領姚興麾令拒戰金人直衝官軍興親率兵  
 入陣力戰出入者數回副統制戴阜率馬軍下路以避  
 不援興興遂死之日已晡權遣親隨軍來策應金人乃  
 退知樞密院事督視軍馬葉義問劄子奏契勘建康府  
 破敵軍統領右武大夫姚興十月十七日隨王權與賊  
 戰於尉子橋以兵四隊當陣數萬衆鏖戰數合首殺  
 數百餘人以援兵不至於陣戰歿死不忘君忠勇可尚  
 當議旌賞以激士氣為天下忠義之勸臣已差參議官  
 一負致祭及往其家撫視孤幼并支賜賻奠開具陣亡

三才圖會卷之五十五  
 三才圖會卷之五十五  
 三才圖會卷之五十五

將士姓名保明推恩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先次將姚興贈觀察使除依格與合得恩澤外更特與恩澤三負仍許奏異名并本寨立廟賜額候收復淮西日別於戰場立廟從之

姚興贈官告詞勅執干戈而衛社方資敵愾之忠援枹鼓以忘身宜厚恤忠之典右武大夫武功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姚興材全果毅資賦勁嚴憤蛇豕之陸梁鼓貔貅而搏戰所提不滿於一旅奮勇何翅於萬兵卒拒其鋒遂殞於陣畀廉車而加祿屬孤子以推恩莫歸先茂之元宜立睢陽之廟舉為異寵用寄予哀尚克有知歆此休命可特贈容州觀察使

先是劉錡遣都統王權將兵迎敵逗遛不進為自安之計錡再檄權住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總領都潔漕使李若川固請於朝乞留權守和州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僅發八軍止於廬州戍守故虜人犯淮得以維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懼旋棄廬州回屯昭開將士皆請戰權乃領親兵先遁麾衆使退虜騎至尉子橋始遣統制官姚興一軍三千人迎敵興戮力死戰數告急於王權權於仙宗山上以群刀斧手自衛殊無援興意興勢雖欲却然猶殺賊數百人擒渠率而回會賊假立權幟以誤興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權猶走旗獻捷冀以欺罔自解是後不復更

與賊接徑回和州州城新築而所儲資糧可為數月計  
權志不在守乃給衆曰已得金字牌聖旨令棄城守江  
遂自焚西門棄和州先奔采石渡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六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六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丁巳盡二十七日丙寅

十八日丁巳擇日以興師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丙辰降旨金人敗盟朝廷不得已而興師合奏告天地  
宗廟社稷等令禮部太常寺疾速條具申尚書省

約束將來視師

丁巳降旨將來視師經由去處排辦頓遞修治道路不  
得過為華飭勞民費財三省行下約束如有違戾仰監  
司按劾御史臺彈奏

十九日戊午詔遣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  
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議軍事兵部郎中馮方咨議軍  
檢詳諸房文字洪邁主管機宜文字  
遺史曰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馬軍以中  
書舍人虞允文為參謀軍事義問奏差樞密院檢詳諸  
房文字洪邁秘書省校書郎馮方主管機宜文字右通  
直郎知吉州廬陵縣葉行己保義郎新提點廣南西路  
綱馬驛程徐格為幹辦公事義問再奏今照得前後宰  
執出使郎官已上多充參議洪邁馮方乞改充參議軍  
事

太學生直學宋芑上葉樞密書

書曰某聞漢文帝承積累之休中外帖帖無事而洛陽  
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書所以達文帝者河南  
吳公先之也今日虜人移都中原意在叛盟東南二百  
州生靈之命垂於旦暮祖宗二百年社稷之危猶以一  
縷係千鈞之重此何止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耶某蒙  
被教育幾二十年於此憂國之計反不如洛陽一書生  
固無以自容於天地間閣下居本兵之地國之安危所  
係今天下豈無一策士可以上贊廟謨者而閣下達士  
之心獨不能為河南一吳公乎某竊聞虜人窺伺東南  
之意三十年矣往者傾國來寇其志非止於利吾歲幣  
也及拓臯之戰諸將以死鬪順昌之圍劉錡以死守彼

之精兵銳卒死者十有九其約我以和者計誠出於不得已也朝廷失此一機不知乘勝剪滅以圖恢復之計而乃追還諸將甘心議和一時執政大臣偷合苟容為甚至其說稍有異己者排擯誅戮無所不至諾以歲幣而輕與之和固已墮虜人計中矣和議始定聞彼之主謀者舉酒相慶曰吾勢未張戰未必勝始與之和而坐得重賂且可使之自困吾計今得矣歎以二十年後東南諸將不老則死西北兵馬銷鑠亦盡彼至用浙兵騎廣馬則吾徐起而求所大欲未晚也以此知虜人今日之舉固已醞造於二十年之前矣朝廷不悟此意歲損東南數百萬以益之謂虜人真與我和也父兄之讎遂

日置而不問軍旅之議不至於廟堂者凡幾年矣彼國日富吾國日貧彼備日張吾備日弛吾之強弱彼誠有以料我矣前日去上京二千里而移居中京今又去中京二千里而居我舊京夫虜人豈輕遠巢穴而安居中土者哉蓋其三十年窺伺東南之意而其形已見於此矣朝廷尚且未悟和議之果不足恃去歲侍從館閣之臣論及虜情者隨以斥逐而防守之計漫不經慮是又信虜人真為巡幸而無敗盟之意也謀如此亦已踈乎今聞使者在廷口傳虜意欲需我漢東江北之地及邀我二三用事之臣俾來議事此其意又豈在於其地與其人哉挾難塞之請以釁我地不可割人不可遣則彼



長驅而來耳借使今日割某地遣某人可以解彼三十年包藏之謀可以全吾二百年生靈之命在朝廷亦何足甚惜漢東江北之地既割矣他日又需我之吳蜀二三用事之臣既遣矣他日又邀我之親王朝廷能繼之乎不能保虜人之不來乎又聞其使者初見之日殿之間已殺其禮止令驛中賜宴則是朝廷雖盡從今日之請而此事已忤其使者之意亦足以生釁矣况今日之請決不可從而可以生釁者非止一事也釁端已萌勢不可掩和議已叛勢不再合朝廷何不赫然震怒以逆折其銳鋒乎為今之計不若誅其正使一人尸諸通衢以聲其叛盟之罪此不惟可以挫彼之強且可以激吾

之弱乃釋其副使一人使歸告其主曰吾與汝約和以來吾攻苦食淡傾內帑之儲以賂汝者三十年矣吾於汝無負矣汝貪恠無厭求我不已汝意不在得將釁我也汝欲戰吾率三軍之士以與汝周旋若無厭之求吾不得聽亦使之知東南有人而亦知吾之不弱也然後下責躬之詔以播告中外曰金虜板蕩我中原墮毀我宗社屈辱我兩宮發掘我陵寢屠戮我生靈吾與虜不戴天之讎然吾包羞忍辱三十年間卑辭厚賂以饜犬羊之欲者吾非憚於用兵而忘此讎也上則以兩宮之未復下則以西北之民亦吾赤子也吾懼用兵益以貽兩宮之辱且以殘吾西北之民耳今兩宮北狩而不復

四海之所痛憤而虜人又據我舊都毒我赤子需我淮漢要領之地邀我左右腹心之臣使我西北之民日不聊生東南之民未知死所天然人怒至此極矣吾誓與天下上報父兄之讎下雪生民之恥凡前日中外之臣誤我以和議者無間存沒悉正典刑於是斲秦檜之棺而戮其尸貶竄其子孫而籍其資產以助軍以正其首唱和議欺君誤國之罪復岳飛之爵邑而錄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詔下之日使東南之民聞之莫不怒髮衝冠西北之民聞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則師出之日吾之民將見人自為戰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願朝廷決意行之無疑自今日以往由宰執而下以及臺諫侍從之臣則當日造於便朝由郎曹而下以及百職事之臣則當日會於都堂凡防守江淮之策圖取中原之計朝夕相與討論次第而施行之規模籌畫必定於旬浹之間以解東南倒垂之急以慰西北來蘇之望則天下幸甚

邵宏淵及金人戰于西府橋

金人萬戶蕭琦取路滁州至瓦梁橋滁河不得渡執得土居百姓歐大者問之曰以何法可渡歐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虛驚而回至瓦梁盡拆民舍作浮橋至是恐金人亦拆民舍作浮橋也乃答之以有路自竹崗鎮可以徑到六合免滁河兩渡金

半曰別  
作半日

人從之令歐大引路至六合而放回金人迺路半曰故  
六合居人皆得奔竄是日金人犯真州邵宏淵方酒醉  
聞報大驚率衆相拒于西府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于  
橋上金人弓矢如雨王師多死城中百姓老小盡已驚  
移唯有看家強壯猶登城以觀者正爭橋間金人載草  
掘土填河以渡三將官皆戰死宏淵顧見金人已填河  
得渡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拒故軍民皆奔于江上得  
舟渡江以免宏淵毀閘板退于揚子橋金人不退既陷  
真州不入城乃取山路犯揚州遺史曰是役也宏淵酒  
醉未醒實不入陣身在橋之東以麾將士遣三將在橋  
上占橋迎戰及其退軍也百姓閔然為之語曰邵太尉

在西府橋當住番人矣揚州百姓則曰若非邵太尉在  
真州力戰番人則揚州之人皆避之不及至有言宏淵  
馳馬入陣鏖戰出入數四血污滿體者其力戰迎敵之  
譽起於百姓後好事者不究其實為請立祠堂于二州  
可謂不虞之譽矣

### 劉錡至揚州

劉錡退軍至邵伯鎮已聞金人犯真州謂揚州無官吏  
矣遲疑未敢發會探者回報見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  
軍錡曰雖失真州而揚州猶為國家守當速進乃自北  
門入見安撫劉澤澤以城不可守請退退軍瓜州錡令  
諸軍憩歇徐圖所向

二十日己未金人犯滁州

王彥克商州

金人都統王彥發遣統制官任天錫郭謀等收復陝西州縣丙辰得豐陽縣戊午得商洛縣己未克商州獲偽知州昭毅大將軍元顏守能同知武騎尉馬彥千戶信武將軍渾達并男七斤金人涅合番人楊大首金人阿羅金人安遠大將軍阿華并男六三番人劉春金人高婁石高受僧望宇通事郭十一李全部落等

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張燾至建康府

金人敗盟落張燾致仕再起知建康燾聞命上道時金人傾國南侵自合肥徑趨歷陽人情詢燾以戊午至當塗見南岸全無守備亟申朝廷乞發軍馬前來捍禦己未入建康建康居人驚移而去者十已五六燾既到人情稍安

二十一日庚申王權登車船渡江葉義問朝辭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二十二日辛酉金人入和州

王權以姚興戰沒和州不可守乃退渡江南是時金人已及近郊猶未知權棄和州而退軍也未敢逼城後軍統制韓林最後出和州乃縱大城中軍亂誼譁金人聞之曰南兵遁矣遂進兵奪和州入之

二十三日壬戌劉錡退軍瓜洲

縱大別作縱火

先是邵宏淵西府橋失利毀真州閘板循河而軍金人  
自山路徑犯揚州屯于平山堂下宏淵亦退在揚子橋  
南毀橫板而渡揚州居民皆傾城而奔壬戌劉錡乃退  
軍自南門外拆民屋為浮橋諸軍過絕即毀浮橋由河  
東而去錡令諸軍未至瓜洲七八里而陣火頭輜重悉  
先往瓜洲  
虜兵陷和州城中糗糧儲峙器械輜重盡委於賊虜乘  
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擁入城河及爭江渡溺死者莫  
知其數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為  
言潰兵棄甲抱蘆束蒿浮江而過得生者十存四五漂  
流而亡歿者又復二三深可痛傷

淮南安撫劉澤棄揚州走

是日劉錡以諸軍出揚州劉澤謂城不可守亦棄之而  
去奔于泰州漸往通州渡入平江府真和諸州退保則  
有公吏相隨具申到朝廷唯揚州無一字到朝廷亦不  
知揚州移治去處

以用兵詔避殿減膳

詔曰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叛盟好勞我將士  
蒙犯矢石朝夕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  
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

劉岑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

約束將來巡幸

缺別作決

降旨將來巡幸進發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除並隨行在所處分外其餘百司常程事務依舊留臨安府行遣內不可缺者即申行在所

都遇權發遣濠州軍州事

元顏亮舉兵知濠州劉光時率濠之官府居民悉移于橫澗山寨州有廬州差到成忠即閤門祇候東南第二副將都遇守把亦隨光時在山寨至是光時被召遂以州事令遇權之既而朝廷亦令遇權發遣軍州事

二十四日癸亥韓之純為荊湖北路轉運判官

韓之純輕薄不顧士行之人也平日以浪子自名喜遊娼家好為淫媒之語又刺淫戲于身膚酒酣則示人人

為羞之而不自羞也知漢陽軍不為吏民所欽重汪澈以中司宣諭荆襄之純諂奉之澈問湖北漕臣李某財計事李某儒者據案牘行移而已諸州財計則未嘗經心不能對之純知其然之純嘗為湖北總領司屬官粗知財賦所出納一日間見澈具言湖北財賦澈大喜之純乃諷漢陽士人詣澈舉其才許以重酬澈果薦舉之純除湖北運判填見闕有賊敗失官人王訓者字子厚居于鄂州南草市賣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結託總漕兩司屬官時復羣飲于訓家訓出群娼以奉之污穢靡所不至兩司公事獨訓占斷請囑鄂州人呼訓家為淫窟又呼為關節塌坊之純為總領司屬官時常往

三朝北野錄 卷二百三十六  
來訓家至是唯訓晝夜無間自此通關節請囑公事紛  
紛矣

二十五日甲子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湯鵬舉復  
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星辰之任並不許辭免

二十六日乙丑負琦大敗金人于阜角林

金人已占揚州癸亥追逐劉錡有與官軍相遇者官軍  
拒退之乙丑金人大軍來爭瓜洲渡左軍統領負琦相  
拒于阜角林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退去  
初琦監潭州排岸司錡知潭州唯信用琦後錡知移荆  
南琦亦隨行琦用琦為提轄衙兵錡移鎮江都統琦亦  
隨之及錡為制置使乃用琦為左軍統領阜角林之役

遂殺敗金賊琦自修武郎轉右武大夫

招討使劉錡申將帶軍馬見在揚州瓜洲鎮控扼水陸

兩路於十月二十六日卯時以來探報得金賊數萬係

高萬戶統率犯揚州界地名阜角林前來衝突某即時

親率軍馬迎敵先遣左軍統領負琦將帶親隨馬軍自

卯時在阜角林至揚子橋灣與金賊大戰負琦下馬死

戰二十餘陣首先破敵掩殺金賊入運河及湖內約三

千餘人金賊又添生兵勢力加重某又遣遊奕中軍兩

軍前去併力破賊某再率諸將誓以死戰自卯時至申

時殺敗金賊橫屍二十里活捉到番人及奪到番馬弓

刀旗鎗器甲斫到首級不計數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

星辰別化  
星夜

旨令出榜曉諭

劉錡捷報到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家宣力  
可令宣撫問并賜茶藥器皿金五百兩銀七萬兩徧犒  
有功將卒等朕不得已興師使人人能如此向前立功  
將來凱旋雖王爵亦所不吝

遺史曰是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于道路市  
人為之語曰雖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  
憂督視葉義問見報捷有金賊又添生兵顧侍吏曰生  
兵是何物遠近聞之謂督視樞密尚不識生兵而司三  
軍之政可乎當時謂之土聲去聲源樞密

督視葉義問抵丹陽館

二十七日丙寅劉錡還鎮江府分兵渡江

劉錡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錡恐諸軍之心不固乃遣  
人自鎮江取其妻子居于瓜洲以安衆心諸軍火頭有  
在江南者以舟船送糧食丙寅有金字牌到軍中召錡  
專防江上錡遂渡江歸鎮江院乘肩輿褰帷露面入鎮  
江府人見其瘦悴皆有悽慘之色錡肩輿前使人撫諭  
居民不須驚惶各歸家照管老小見留大軍在江北迎  
敵決可無虞其子無馬使人背之而行

先是錡以王權淮西失利則淮東孤軍有腹背之敵恐  
不能守遂棄揚州退保鎮江留劉汜等一千五百人塞  
瓜洲渡以扼賊是時劉錡已病神氣尪瘁坐起不得行



以兩人扶掖行府差李橫代劉錡

趙搏敗金人于蔡州殺萬戶楊總管克蔡州

趙搏在信陽軍也聞金人已寇淮西搏曰此可以進兵  
擣其虛矣乃以己未渡淮庚申下襲信縣壬戌至新蔡  
縣有女真令佐率衆迎敵搏一鼓破之獲偽令佐械送  
行在擣其軍而進甲子下平輿縣丙寅柵于蔡州南二  
十里金人出兵背城陣方成列出虜不意于宿草乘風  
縱火鼓噪而進虜衆披靡搏呵止之率親兵衝擊斬其  
大酋萬戶楊總管得其名得精甲餘兵潰追奔入蔡州  
蔡州軍吏言簽軍助虜犯官軍當誅滅搏曰此皆王民  
出於逼脅非其樂從也皆不問整衆而入約士卒秋毫  
不得犯蔡州父老焚香出迎見王師感激至泣下命張  
彥達攝州事搏提兵追攝至上蔡虜方導食間聞軍聲  
亟遁去時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成閔徒屯應城得  
搏捷報即馳奏行在且命搏提舉諸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七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二十七日  
丙寅盡二十九日戊辰  
 二十七日丙寅詔戒飭將士  
 詔曰狂虜不道薦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不克捷奏累  
 至俘獲踵旋尚慮沮吾屢勝之威忽被不虞之戒獸雖  
 困而猶鬪蠱有毒而可防凡我將士率茲有衆益務整  
 肅軍伍正理甲兵申令戒嚴蓄威養銳雖折衝於千里  
 斯制敵於萬全天下本為一家豈貪尺寸之地孽胡亡  
 在朝夕當以殄滅為期咨爾六師咸聽朕意  
 李寶敗金人于陳家島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七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二十七日  
丙寅盡二十九日戊辰

二十七日丙寅詔戒飭將士

詔曰狂虜不道薦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不克捷奏累  
 至俘獲踵旋尚慮沮吾屢勝之威忽被不虞之戒獸雖  
 困而猶鬪蠱有毒而可防凡我將士率茲有衆益務整  
 肅軍伍正理甲兵申令戒嚴蓄威養銳雖折衝於千里  
 斯制敵於萬全天下本為一家豈貪尺寸之地孽胡亡  
 在朝夕當以殄滅為期咨爾六師咸聽朕意

李寶敗金人于陳家島

先是有劉岳彪溫臯開趙李幾四人聚衆于京東與王世隆合共攻成陽軍成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偽改焉李寶泊于東海縣岳彪等遣于琦等四人詣寶軍納款請以兵相應寶遣兵琦同四人往仍借補開趙等四人修武郎于琦四人各借補承信即寶進船至膠西聞岳彪等圍成陽軍是時金人屯駐兵皆趨江上成陽軍雖空虛猶堅守岳彪等說京東百姓曰今金人盡趨江上老小獨留而所在兵起皆為大宋之應何不乘此時殺其老小以圖康靖於是京東之民盡殺金人老小唯沂州倉山冷水營有屯駐金人五百騎故成陽軍遣人詣倉山告急金人盡發五百騎解圍成陽軍開趙等皆散

去世隆者耿京下馬軍將也乃率其馬軍駐于日照縣二十里寶軍中提舉一行事務曹洋借民馬同小吏徐堅兩騎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洋以世隆見寶令作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數日開趙以其衆至洋與寶議亦授趙山後都統制俄金人自膠西出船皆獨桅用夾油絹為帆約千餘艘其勢甚盛兵部尚書右副元帥蘇保衡統之以大總管六員為副各分部海船元顏亮命十月十八日到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了大事遣阿瓦來江上迎報泊于陳家島寶泊于石臼山兩軍相望三十餘里而日起北風寶等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人迎軍降又有大漢軍節以來降大漢軍者簽起上等戶

也皆富豪子弟寶與洋問之頗得北軍事實捷勝軍統領官馮湛請海船十隻自立功洋察湛有懼怯退走意不從洋請以甲寅進船迎戰高啟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唯匍匐而睡不能動雖衆何為况我深入至此前遇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啟氣沮而止癸丑洋祭風是夜風猶未順四鼓洋命擊鼓令將士皆飽食已夜漏將盡洋命起碇進船風猶未順衆有難色方鼓行良久南風漸應順風進舟將士皆懽譟踴躍洋先以所乘舟直犯虜船虜船以亂火頭船中已有火起者倏忽火大作官軍舟船皆到火箭亂發虜船皆油縮為飄故

火勢愈熾金人被焚與投海而死者不啻數萬人洋賀寶寶曰皆公之力也點檢舟船而馮湛已背陣而去既而王世隆開趙等皆來遂令趙率其衆旁海而行以世隆在舟中至海州世隆馬軍尚有七八百留在海州以世隆赴行在

浙西總管李寶申十月二十七日將一行官兵海船到密州膠西縣地名唐島逢見金賊海船六百餘隻乘載女真渤海二萬餘人大漢軍一萬人水手四萬人於唐島以來應諸浦口至膠西縣水路二百餘里連續使風入大洋向南定日剋期以取杭州寶親率海船當賊要路分布衝擊乘風掩殺自早至二更以來戰殺至膠西

縣港口殺死女真渤海軍不知其數其船被風勢緊猛  
颶颶靠岸風浪打損及因入船與賊戰鬪損壞遂行焚  
燒了當三晝夜二百餘里煙火不絕全獲勝其金賊殘  
零船數十隻寶亦使風趕起百餘里戰殺過膠西縣以  
來其船被風浪損壞海道上下肅靜別無賊船所有都  
統押被亂軍所殺外取得銀牌并銅印及元差海道官  
職位并錄白元降征南旨揮行程曆真本在前所有燒  
不盡軍令先會合六路策應李鐵槍下王世隆趙開劉  
敵雲孫贊收什連綴應副萬人逐急披帶追襲走透上  
岸金賊又差將官郭大用兵旗索橫王德和部押諸義  
兵勦戮盡靜其殺死金賊斫到首級更不收留外有活

捉到女真渤海等內副都統銅印及銀牌除已具申朝  
廷乞照會

續又報都提舉事務曹洋獲活捉到金人頭首下項榮  
祿大夫工部尚書水軍都統制蘇保衡驃騎上將軍益  
都總管副都統元顏都家神鋒總管輔國上將軍密州  
節使蒲輦神鋒軍副總管昭毅大將軍雄州刺史阿几  
威鎮軍總管昭毅大將軍都水使者益斌威鎮軍副總  
管御前宣行大將軍高什宿殿小底武發大將軍監都  
水軍使無姓名

二十八日丁卯鎮江府通判陸謙之以託疾避事放罷戶  
部侍郎劉岑等劄子勘會近承今年十月三日聖旨指

揮令戶部委官前去點檢樁管朝廷錢糧如有違戾去處將當職官吏申取朝廷指揮重作施行數內建康府樁管錢物委鎮江府通判右朝奉郎陸謙之照應已降指揮日下躬親前去點檢本部排日專牒本官前去仍具發回任月日申部去後今據本官申稱今月十八日起發前去到東陽鎮忽為痼疾發動除已再回任將理才候痊可即便前去點檢申部候指揮奉聖旨陸謙之可放罷

二十九日戊辰張子顏等輸米助軍

右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子顏右通直郎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子正右承事郎

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子仁左朝散大夫充祕閣修撰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史兼本路勸農使宗元奏臣等伏覩王師進討竊慮兵食所須費用浩大謹以私家所積糧米一十萬石進獻朝廷伏望聖慈特令所屬各差人船前去逐庄交割今開具停米去處下項湖州烏程縣烏鎮庄一萬二千石思溪庄八千石秀州嘉興縣百步橋庄五千石平江府長洲縣尹山庄六千石東庄二千五百石吳縣橫金庄二千五百石儒教庄五千石常州無錫縣新安庄七千石宜興縣善計庄九千石晉陵縣庄二千石武進縣石橋庄一千石宜黃庄七千石鎮江府丹徒縣樂營庄二萬石新豐庄六千石大平

州蕪湖縣逸泰庄七千石已上計一十萬石有旨令轉  
運司拘收

太學生程宏圖上書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子之至情也臣等蒙被教  
育之久當今日國家危疑之際正宜捐軀効命詎敢嘿  
嘿而無所獻臣聞之近日虜使之來桀驁不遜喧言傳  
酋長之命姑以還天眷略歲幣為辭乃欲增割淮漢地  
界邀取將相大臣道路傳聞中外憤怨且淮漢國之要  
害也求淮漢則是欲吾之藩籬將相國之倚重也需將  
相則是欲奪吾之腹心使吾藩籬既失腹心既去天眷  
雖還歲幣雖略其能國乎是決不可從之請也夫醜虜

謀我固非一日今重兵壓境而使人乃有此請知我之  
難應而冀其必不從也不從而釁生釁生而兵舉變在  
朝夕灼然無可疑者是猶賊在戶外而索物於主人不  
得其物必無空返之理物既決不可與則主人必有以  
應之可也今日之事國家之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  
焉一曰留使者以款虜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  
之士一曰先舉事以決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  
義之心夫所謂留使者以款虜人之謀蓋虜人侵憑之  
計為甚久而攻取之具為甚備近者決意離舊穴冒長  
塗親董重兵壓我境土乃遣使者要以難從之請非貞  
請也啓釁之端俟使者一報耳且聞所遣二使皆酋長

餘義別  
心餘年

之肺腑平日所親信者未必非其主謀之人前日殿上  
之對軍民士夫恨不寢其皮而食其肉臣等願朝廷姑  
善留之為之辭曰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初非國書所  
載吾將遣使以實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  
且得以措置為前進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銳而示吾之  
未弱也此而不留恐我之所為備者彼皆得以知之其  
謀一泄則虜使今日回彼界虜酋明日入我境必矣夫  
謂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者蓋舉天下之大事必先有  
以作天下之氣國家自和議既行之後為故相秦檜所  
謂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義矣一旦思所以得  
其戮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詔

不可不亟下聖詔一下南北之民當感激流涕爭為之  
念事豈有難舉者哉然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  
罪復無辜之寃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為之氣  
且秦檜所以失吾南民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任和議而  
竄逐海外身滅而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  
岳飛以決意用兵而誣致大逆身戮而族誅則三軍將  
士忠憤之氣沮矣至於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  
及時事者不問其是非必致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  
而欲人呼已為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  
而掃地矣秦檜之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士大夫一時  
陷於虜中而家屬在吾國者兩國已和檜既不能官其



後嗣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徒使之怨艾以報我乃返  
徇虜人之情而悉還之彼又何所戀哉且其遣時如赴  
死所悲號之聲徹於道路甚者宇文虛中有返虜之謀  
計策已就乃以諭檄檄意忌其功在已上既匿上聞私  
遣首者告之虜酋遂致宇文族誅使中原忠義南嚮吞  
聲而憤其絕望於我也今者要當令有司正秦檜之罪  
追奪其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贈宇文之爵而為之立祠  
雪趙鼎岳飛之冤而後詔書朝下而暮赴必矣又當重  
為檄文聲言哀切令中書刊板告詔四方擇有深謀密  
計效死之士授以檄文副之空名告牒令潛入中原開  
諭招誘思我德之人約以徒黨伏羲而起期以日月為

吾之應擇端慤服衆守義之士授以檄文副以空名告  
牒令遊江浙淮漢招集土豪鄉兵與販私盜竊之徒俾  
為盡其忠義用命而起期以日月為吾之援陛下然後  
下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命將帥勉厲軍士應敵所臨盡  
命死戰是其氣固足以吞醜虜矣蓋內有吾南民義兵  
之援外有吾中原反間之應使敵人進不敢前退不敢  
後則祖宗境土可傳檄而定也夫所謂先舉事以決進  
取之計者臣等非不審事幾妄勸陛下輕易動民以開  
未必然之釁也使敗盟生釁之端未露舉國長驅之勢  
未逼則吾之動也固未可輕今其重兵已臨汝穎而其  
先驅已羅邊境此其意欲何為者使吾不先發則屯汝

洛者直窺襄陽羅置邊境者突至淮泗襄陽失利則可  
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淮失守則唇亡齒寒江  
非所恃環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早計者海之南北延  
袤萬里攻備之所不知其幾使敵至而我備之則備多  
而力分使我先之則彼不能無東顧之憂而江淮之勢  
可以少緩朝廷今日若尚猶豫欲前而不敢前臣恐要  
衝之地為敵人所先而我失其勢矣我失其勢則用命  
之人將無所措惟能先敵而動則天下皆謂國有謀焉  
故雖驅而赴之萬死之地人知有恃而無恐矣又况四  
方姦雄之徒凡師旅之際未嘗無鼠竊狗盜之心吾又  
示弱而不決則彼將伺隙而動大而竊據小而嘯聚有

必致之患儻從臣等為先發之謀示恢復之意則非徒  
可以坐消此患而為此流者又將起而為我之助所謂  
以寇禦寇一舉而兩得之也夫所謂用人望以激忠義  
之臣者雖不可徧舉如張浚張燾胡銓辛次膺皆其人  
也且浚尤天下所屬望者夫天下所屬望者而朝廷尚  
未用之臣知之矣是非以輕躁之故而懲之耶五路之  
失驍將之誅此固浚少年輕躁之過然久在行陣孰知  
險阻敵人之情素所諳究而又罪廢二十餘年想其少  
年之心必能深思而痛懲之矣嶠函之敗非不可懲而  
益明再用卒霸秦國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側聞  
浚於秦檜初死之時亦未嘗上書言兵事矣陛下何不

試召而問之何以應敵何以制勝何以為善後之策使其言無可取黜之未晚也如或可用何苦拂天下之心而不用之哉或者疑之謂其罪廢之久必有忿怨不平之恨此尤不然臣嘗以天下之望而攷浚之心焉且天下之望不徒歸也是必有愛君憂國之心而天下亦必以是心而望之况一浚未足道也而天下之忠義實視其心為進退陛下試思之浚一用而忠義激浚一廢而忠義頽其利害孰輕孰重願陛下不以浚而用浚以天下忠義而用浚可也至如胡銓以直言得罪於秦檜不

日立朝則說陛下為苟安之計操兩可之論者與詆忠直而慢事功者皆屏息而不敢為也如張燾辛次膺則陛下固嘗親而任之矣處之廟堂之上皆可以傳國本斷國論作天下之英才此而委之可勝惜哉嗚呼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等又恐朝廷之上猶以強弱不敵之為憂財用不足之為慮以臣觀之為是說者是皆無謀以沮謀者也蓋兵之強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係焉國家自講和之後聘問所往不為不謹玉帛所遺不為不厚今者虜使請命方欲刈吾藩籬之地取吾腹心之臣不知吾何負於彼而敢有是哉中外聞者扼腕思奮今日之事直在我矣時直而往士氣百倍東兵渡

淮南北應響彼將索然自失雖有百萬之師無所用矣  
臣等固知強弱之勢不足憂也國家自休兵以來故相  
秦檜務歸太平以奢已功凡百司庶府莫不畢備當此  
艱虞豈無所可減罷者且以學校事言之養士之額負  
以千數公私一試費以萬計官吏廩祿歲又不知其幾  
苟從一時之宜權省罷之未為乏官事然此特臣等所  
知者矣其他冗費豈無百倍於斯願俾有司枚舉條具  
凡非係軍民之急者不以小大一切罷去則民不加斂  
調發有餘臣等固知財用之乏不足慮也親征之舉陛  
下何憚而不為雖然臣等固知陛下必為矣前日和親  
之議陛下豈得已哉徒以梓宮未還太后未返又恐虜

酋肆其凶暴致吾淵聖皇帝不安故勉為此舉想陛下  
二十年間念七朝之陵寢思兩河之人民朝夕于懷不  
能暫置陛下豈不欲奮神武之威以雪父兄之恥第重  
有所重未敢輕發今者陛下於父母兄弟之間生無所  
累死有餘怨以前日愛親之心發為復讎之舉則何攻  
而不取何戰而不勝哉漢高帝以義帝之故三軍縞素  
猶足以起義氣而取天下况我國家雪先帝積年之憤  
其視高帝尤易為也今觀虜使却我歲幣邀我兩淮其  
辭氣狠戾與向者殊此必有所恃而然也臣恐憑陵之  
患直旦暮耳此而不決則歛然驟至雖欲禦之已噬臍  
矣臣等願陛下行之以果守之以堅首留虜使亟下哀

痛之詔促發渡淮河之兵速召人望以慰天下之心中  
外響應士氣激昂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然臣竊有私憂  
過計者不得不為陛下言之大抵虜人之情變詐百出  
吾與之和彼則以我為弱取我無厭直欲坐困吾國一  
舉而有之我欲與戰彼則慮我有謀緩而不進以挫吾  
銳逮其師老財竭又將變矣虜人之情或和或變或緩  
或速安其所欲豈直歲幣而已哉靖康之禍使者交馳  
而兵已扣城矣覆車之轍可不為鑒臣等激於事勢之  
逼誠恐朝廷或墮其計異時倉卒雖悔何追故不避斧  
鉞之誅仰干天聽願陛下以臣之策謀及二三大臣苟  
以為可決行之誠天下蒼生之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八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八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一日己巳盡八日丙子

十一月己巳朔王彥入魏州

王彥自商州遣發官兵會合魏州忠義官辛溥等收復魏州十月丁卯收復朱陽縣招降到縣令奉議大夫劉楫商州都監供奉班祗候王元賓已到魏州城下偽知州蕭信出門迎敵不勝遁去官軍遂入魏州

金人寇無為軍

先是知無為軍韓髦移治在荻港唯總首傀壽率民兵在城中金人犯無為軍壽率民兵皆走城中居民先已

驚移為之一空有巫師吳椿年者病偃僕不能行獨隱于嶽廟中金人唯十八人入城至嶽廟前椿年出唱喏其酋問曰爾為誰椿年曰軍學進士吳椿年聞即君到來不敢藏避願得投拜其酋喜曰命爾為知無為軍候下江南當以爾知太平州椿年拜謝引金人悉入軍治登譙門繫其酋馬于門下椿年指民居曰此為誰氏此為誰氏其酋喜椿年請詣其家取某物為獻其酋許之椿年下譙門見無人相隨遂解其馬急乘之馳出門去其酋與十七人步追之顛踣損腰椿年知崔臯將至走報臯且以馬贈臯使速進兵臯以銀五兩酬椿年即率兵以進別以馬載椿年金人見官軍將至悉遁去唯其酋損腰不能行即擗入南禪寺輪藏下臯等入城椿年得其酋以獻臯臯又贈椿年錢五千臯大張其功作殺退金人生獲賀蘭孛董收復無為軍報捷俄縱軍人入民居取遺留之物民不堪之臯轉三官民怨臯之縱兵劫掠也乃訴臯冒稱功伐掠民舍事遂寢其賞不行取賀蘭孛董赴行在

二日庚午金人遊騎侵犯瓜州

是日金人犯瓜州權都統制李橫統制官劉記率眾迎敵用克敵弓射却之金人燒瓜洲驛亭而去探報逆亮細軍已屯駐和州雞籠山矣欲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尅日渡江

知通州崔邦弼棄城復回

崔邦弼以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初修城科擾百姓苦之邦弼常言如有警當以死守修城畢畫圖以獻于朝議者短之金人已占揚州邦弼失措通判趙不悔十月戊辰出城先遁去以次郡縣官亦逃去己巳質明邦弼欲出門遁去百姓車起釣橋遮道相與責問邦弼以謂知府修城約以死守今反欲潛遁使百姓受死于城中何所恃賴邦弼語塞為之少留出官錢散官吏軍兵為姑息自全之計庚午邦弼密令親卒夜半縱火人皆趨救邦弼因得縋西城而去城中軍人剽掠幾至生變大辟罪人王十九等四名皆竄去常平提舉王珏聞

變急遣料角統領官盛佺等將兵四百餘人前去彈壓令聽邦弼使喚已而少定邦弼遲疑數日不得已復入城

三日辛未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行府至鎮江府

遺史曰葉義問以知樞密院事來江上督視乘大座船以使臣二人執器械立馬門左右見者無不笑義問以儒將自許有姪真卿者嘗語人曰方今儒將家叔知院一人而已義問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金人相持已惶遽失措時隨行有統制輔達米忠信數人諸統制共坐間有樞密吏劉子忠忽問曰大江之北即是金人重兵何以卻之達應曰無兵國家勢弱無法可以卻敵在旁



聞者皆掩鼻義問漸發間探者過江且載銀帛搗設諸軍是時冬月江水低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為溝可深尺許必溝栽木枝為鹿角數重乃曰金人若渡過江來且以此欄障之聞者無不大笑民夫且執役且笑且言曰樞密喫羊肉其識見何故不及我喫糟糠村人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枝皆流去矣義問得知建康府張燾公狀告急金人侵犯采石為渡江之計其勢危急請日下火急起發前來保守江渡

臣僚奏請致祭于山川神祇

臣僚劄子奏竊謂陛下飭躬修德宜可以勝強暴欲望聖旨差發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松江祠廟使皆受職

同力保護以固江左倣昔謝玄禱八公山祠故事臣願陛下即行之又臣僚劄子竊謂天下威靈顯著血食廟廷載於祀典者願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岳之神威靈尤顯著者鄉食于克誠二百餘年矣豈不能護國家惜生靈掃除天下妖孽乎願令宮觀設位致禱務虔恭嚴潔冀蒙陰助以速萬全之喜有旨並依其合行事件令禮部太常寺疾速條具申尚書省

張子顏獻助軍物各與轉一官韓彥古獻助米一萬石與合入差遣

四日壬申葉義問起發

是日義問離鎮江三十里宿下蜀鎮至未時後有流星

急通馬傳報淮東總領朱夏卿竹紙手帖云自食後有  
金人侵犯瓜洲與官軍接戰至申時官軍敗退潰散瓜  
洲渡為金人所據行府以逆亮剋日渡采石故且急往  
建康為捍守之計

李橫及金人戰于瓜洲鎮軍敗統制魏友王方戰歿于陣  
金人欲奪瓜洲渡以重兵直擣瓜洲又分兵各路向東  
徑抄江頭自江頭逆趨瓜洲都統制李橫引諸軍迎戰  
葉義問督鎮江駐劄後軍渡江衆皆以為不可義問強  
之未着北岸義問懼怯之狀見于顏色即時向西去曰  
欲往建康府催諸軍起發耳市人皆媒罵之金人兵勢  
甚重中軍統制劉記提本部兵先走諸軍皆不進橫以

孤軍不可當亦倒卻於是背印使臣不歸失其都統制  
印金人追官軍官軍壅路不能行舉手就披膊遮其頭  
面往往中流矢流矢綴腕于額衆知不可當遂涉運河  
過河西亦有奔走得脫者金人以鐵騎掩至江上左軍  
與後軍多没于江江南人望之皆失聲而哭其聲震天  
地後得左軍統制魏友之屍于湖間中得後軍統制王  
方之屍于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朝廷賜廟額為之立廟  
魏友王方之死也發憤報國力戰以喪其命乎與士卒  
旅進旅退不得已而死乎廟食不朽姑為一時之激勸  
可也劉記錡之姪錫之子也性驕傲不曉兵事唯習膏  
梁氣味如癡騃小兒每洗面用澡豆面藥玉女粉之類

不下六七品凡奉其身者皆稱是錡扭於順昌之勝謂  
金人為易殺欲傲謝安之舉幼度使功名萃于一門遂  
以為中軍統制殊不知任重致遠儻非其才則反誤大  
事此劉記所以望敵而遁走也義問至柴溝又聞金人  
已在採石之報欲復回鎮江又問向裏山路可以通浙  
東否諸軍皆喧沸曰樞密到此不可回回則有不可測  
左右執事者皆懼恐變生不測乃請義問速趨建康遂  
趨建康

張浚判建康府不許辭免知建康府張燾召赴行在賜張  
浚詔

勅張浚復省所劄子奏辭免復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

府恩命事具悉朕惟用人之法當求終身之大節而不  
責一時之小疵故鮑叔得管仲於三北之餘而秦穆用  
孟明於一青之後勲績之著書傳可傳卿夙負大名蚤  
登三事一跌歷年茲久棄舊圖新恩有所施屬封疆之  
多壘方帥閫之須才坐禦邊衝無易舊弼爰寵還於祕  
殿俾作鎮於巨藩遽覽需章欲回授命乘時機會豈惟  
復鴈門之騎輔予艱難庶幾雪渭上之恥往承茂渥毋  
或牢辭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旨不多及

五日癸酉葉義問至建康府

趙樽發蔡州

趙樽已得蔡州方四五日忽被成閔移文報奉詔總諸軍併舟師援江上留樽一軍守蔡州辛未樽遣諸軍會成閔癸酉又被移文令樽亦歸乃以李詢為知州樽遂以本部兵歸詢蔡州人以從義即在鄂州軍為部將時都統吳拱令詢同皇甫侗往信陽軍招忠義人取蔡州樽自信陽取蔡州故詢在其軍中樽以丙子到麻城被旨依前駐蔡州

六日甲戌詔諸將逗撓失律召成閔代劉錡罷王權赴行在奏事差池州都統李顯忠代之

曾汪劄子言信賞必罰皇帝曰賞罰誠人主之大權昨來王權臨陣退衄朕已遠竄今成閔李顯忠吳拱三大帥制置招討之命宜即批旨便除以示懲勸

王權罷都統制赴行在

王權自和州退兵江南也葉義問奏權不合退軍是時金人已在揚林計置渡採石矣會有旨令義問差人管押權赴行在權乃去軍都提舉張振權主管軍事

李顯忠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七日乙亥與金虜戰鬪等並為戰功

勘會從來戰陣除殺金平和尚原大儀鎮順昌府明州城下立功人外餘不得為戰功人緣今來用兵制敵理宜激厲乙亥有旨應諸軍等將士但與金虜戰鬪并守禦立功之人並與理為戰功

虞允文到采石趣李顯忠交割王權軍馬

虞允文先往采石趣李顯忠交割軍馬去采石五六里道遇王權敗兵各鳥獸散虞允文訊之皆曰我輩昨隨王都統只聞金聲不聞鼓聲蓋權未嘗與賊交鋒惟是走耳是日賊兵進迫大江鼓聲動地剋初八日渡江采石瀕江居民震駭竄伏吏士無人色左右止允文曰事已至此允文欲何之允文叱曰今日國家危急如是我豈得不身先士卒遂策馬疾馳到采石人心頗安遙見北岸賊軍列寨連亘不絕我軍奔敗之後部伍絕無紀律虞允文行造其間會見官兵虞允文勞之再四因問王權敗北之端皆曰非虜之善蓋緣只是走耳我輩未

嘗見陣虞允文因激勸敗卒曰萬一虜兵衝突公等敢戰乎衆皆嗟吁指北岸曰彼勢如此誰能以身犯必死乎虞允文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而輩措足無所雖走亦何之今怯戰亡走亦死戰亦死等死不如一戰冒萬死求一生轉禍為福因敗成功况朝廷衣食汝輩二十餘年緩急乃不能死戰以報國乎衆因允文語慷慨發憤曰今雖欲戰柰何無統將主其事虞允文覺其可勸唱言汝輩止言王權謬妄致此今朝廷已別選交割王都統軍馬衆愕然曰誰可將者允文諭之曰朝廷差某來趣李顯忠交此軍事與李顯忠如何衆合掌曰得人矣虜謀來曰過江勢已迫急諸人當力戰官家已發內

藏庫金銀錢帛并節度承宣使已次官告在此賞給有功者衆皆曰誠然我輩當盡死力轉相勸語須臾合軍皆奮北首爭死敵虞允文因勾集戰艦揀選水軍五千連小舟排護岸下以戈船當前終夜整齧

虜主亮築壇祭天乞風取來日渡江

虜酋築壇於采石西岸逆亮登壇牛羊黑豕白馬各一祭天禱江乞風取初八日以濟因使偽參知政事李通跪壇上口占檄文招王權曰吾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抗拒深知汝具嚴天威吾今至江上見汝南岸兵亦少止緣吾所用新造船與汝南岸船大小不侔兼汝衆操舟進退有度甚協吾意汝能盡陪臣之禮即率衆降

大者王小者侯若執迷不返吾渡江戮汝無赦虞允文復遣所獲北人賈書諭之曰王權以不曾一戰朝廷已行竄責矣今統兵官乃前執二太子者李世輔今更名顯忠并前奉使一箭中的虞允文同在此汝欲來校勝負此亦有相待

八日丙子中書舍人虞允文統制官張振等大敗金人于楊林

遺史曰金人得和州元顏亮親率大軍臨西採石楊林渡已數日王權軍于東採石相拒知太平州王傳者殊不介意傳與權猶蔽匿不以奏聞兵官幕職官或有請給器甲與軍兵令防城者傳曰不須如此張皇傳自與

大金無讐必不見殺其語播于城市中城市之人皆知傳有不能盡節之心州學學諭汪餘慶白于教授蔣繼周曰餘慶請與先生同見太守乞為守備繼周曰太守敢以無禮之言折人使人不堪柰何餘慶曰甚易也若果然先生但言滿城之人皆言知州是細作若不為守備則市人之言不其然乎繼周然之與餘慶同往見傳言有軍期急事傳果怒而出曰教授何故如此逼脅州府繼周曰滿城之人皆言知州是細作宜急為守備以破其說不然恐生變傳默然氣奪繼周餘慶遂勸傳申發文字報朝廷傳從之一日發八通第一通報金人已犯採石不言東採石西採石迤到行在朝市大驚五房

院六房院堂吏盡般家屬出門城市間皆謂知邊報的確者無如五房院六房院今既般家而去事可知矣遂驚移不可禁止第二通報金人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朝廷檢視圖冊不載楊林去處莫知楊林在江南江北朝市無不驚憂者朝廷遣人於閭巷間尋太平州和州人詢問楊林所在是夜二更後方得一士人具言楊林乃西採石之渡口也憂疑稍定金人在楊林築臺于野亮令諸軍拈卷子取死士五百人先渡大江就楊林進船乙亥亮刑白馬祭天當塗之人日逐往採石臨江以觀之者不啻數萬丙子有採石之役愚嘗用心稽究採石事實質之於士人僧道軍兵商賈官員觀騰報之

功狀考一時之記錄莫不張其聲勢大其功伐皆不可  
取信惟太平州及東採石之百姓所言者不約而同蓋  
其所親見而又無容心於毀譽也愚取之遂為定說不  
敢誣天下亦不敢誣後世也曰丙子晨隔江見揚林金  
人築臺四旁有黃黑煙突起人皆莫知所謂或曰昨日  
刑白馬祭今日祭風欲出船渡江耳少刻煙漸微細而  
青白色辰已刻間之有紅傘登臺亮在其下有繡旗環  
繞之俄聞樞密行府有參贊軍事中書虞舍人到採石  
市中喫食乃允文也或走報允文請臨江督軍允文至  
江口是時風色已作人謂金人祭風果應乎望揚林口  
有一舟出江相次尾尾相銜而出允文出十七舟揚林口

忽生沙塞斷江口餘舟皆不可出允文命發戰船有水  
軍蔡將韓將二人各有戰艦一艘皆唯唯不動乃急命  
當塗民兵登海鯨船踏車每舟有軍兵數人發十海鯨  
往迎之允文坐娥眉臺中戰灼幾不能止軍人皆說諭  
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回歸之理  
民兵皆然之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鯨衝十七舟舟分為  
二官軍呼曰官軍勝矣遂皆併殺金人金人舟其底闊  
如箱極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手其能施弓箭者  
五七人而已遂盡死于江中有一舟為水漂流至薛家  
灣薛家灣者採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  
射舟不得着岸舟中之人各中一二百箭往往綴屍于



板而死取金人之舟視之乃用和州民舍拆板而造者  
每舟可載二十人板木釘灰皆不如法其敗固宜也是  
役也金人有四十舟在楊林出江者止十七舟官軍止  
有海鯨十艘迎戰二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將韓將各  
鞭之一百金人死士五百人不死于江者亮盡數殺之  
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問項年兀木何以渡江或荅  
曰兀木自馬家渡渡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  
船既着岸江岸已無一人一騎亮曰吾渡江亦由是矣  
及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採石上下登山以觀者數  
十里不斷不啻數十萬人亮隔江望之曰吾放舟出江  
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當是之時爭戰之聲方厲安危

之機甚切而人皆罷其業離其居而樂觀之既而連亘  
數十里駐足不動遂成江南壁立萬仞之勢豈人力能  
使之然哉蓋天實為之也允文進劄曰蒙聖恩令從江  
上今月六日抵達康次日准葉義問差臣前來採石會  
李顯忠并給犒建康所屯御前軍馬臣於八日午後到  
採石見江北虜兵甚厚極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絕  
鼓聲震地臣即時躍馬至岸口與諸統制相見見北岸  
有一高臺臺上大紅繡旗黃旗各二左右行立中有大  
黃蓋有一人服金甲以胡床坐其下問云此虜酋也昨  
日已登臺祭天刑白馬與諸將盟矣兵號四十萬馬數  
倍之臣與統制官張振等共議列馬步軍為陣靜以待

之分戈船為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其一駐中流載精  
兵以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備不測擺布僅畢忽聞虜  
衆齊聲發喊虜酋親執小紅旗麾數百舟絕江而來未  
頃刻間已有七舟遽達南岸虜登岸與官軍戰臣往來  
行間再三傳令激以大義許以醜賞步軍統制時俊先  
登軍皆殊死鬪倅斬旣盡而戰於江中者蒙衝相擊虜  
舟多平沉水死者以萬數天色向晦北岸鼓聲乃止虜  
引餘舟遁去臣等尚慮其詐不敢以水軍掩其前但以  
強弓弩襲其後追射之弩兵多傷至夜師旅計其岸上  
之屍凡二千七百餘人射殺萬戶一人服紫葦線甲注  
絲戰袍生獲千戶二人女真三十餘人餘皆伉健者臣

度虜未必遽休而採石之舊將已去新將未至當軍情  
危疑問虜兵鼎來臣不當便引去暫且留此與統制官  
同謀戰守頃誤一大將至有所分付乃敢還建康乞陛  
下特寬憂顧臣無任激切皇懼之至九日又奏劄曰臣  
觀虜所用之船皆如州縣渡口所駕者誠不足以當官  
軍戰艦又逐船惟滿載敢死士意在直截來奪岸口初  
不為水中戰具也以昨日之戰有旗頭為官軍斫斷其  
左臂尚能以手持執小旗麾其下進戰久之乃仆地死  
餘人之伉健可槩見矣諸統制欲於瀕江掘塹濶一丈  
五尺深八尺以防虜兵犇衝上岸及更夜潛渡之寇見  
役丁夫開得數百丈以上衛內隄官軍立於隄上既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九  
所捍敵又無適心可以固守也臣聞臨陣易將自古所  
戒而王權久失士心李顯忠素有人望黜陟之間無不  
仰服睿斷方明虜酋既敗採石官兵虛弱盡兵力於此  
臣豈敢愛身遽自引去此者賊方已約分兵船來會合  
採石成閔軍非久到官軍既合決可以破賊不獨守江  
而已臣竊李顯忠到一一議定續具奏知此允文之二  
劄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九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九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八日丙子盡十六日甲申

姓之嘗試以允文二劄論之昔歲馬家渡之役兀朮出  
舟于江官軍不戰而潰金人遂陷建康蹂踐江浙至四  
明而回當時議者謂方金人進舟欲渡時有能鼓率士  
氣竭力禦之可使金人皆葬魚鼈之腹不為難矣雖用  
力不甚多假使以郡王使相賞之其誰以為不當採石  
之役正猶是也或官軍退卻一步則敵人登岸不知肯  
以向時蹂踐江浙而復回乎海鯁十艘雖用力不多而  
金人悉死于江中若以前事為鑒雖醲厚之賞極一時

富貴以酬其不退卻之功可謂當矣而允文乃虛張功  
伐大其勞績意在於邀求厚賞以結將士之心自譽已  
才而冀異日之用可謂之要君亦可謂之欺君矣允文  
謂午後到採石鼓聲已震地允文方與統制張振等議  
列馬步軍為陣分戈船為五若金人已擊鼓乃欲進兵  
也允文方列馬步軍為陣分戈船為五不亦遽乎列馬  
步軍為陣剎那間猶可辨也分戈船為五非十刻不能  
辨豈容擺布僅畢虜人方發喊况聲鼓震地久已雖欲  
出舟何用發喊又謂數百舟絕江而來且楊林渡當冬  
月乾淺唯單舟乃能出口若欲出數百舟非二十刻不  
能辨豈可謂頃刻間通計官軍分戈船為五金人出數

百舟當占三時自午後又占三時日已暮矣又謂七舟  
遽達南岸既戰罷計岸上之屍凡二千七百餘人七舟  
可載二千七百餘人則一舟當載四百人矣國家水軍  
舟船大而壯實者無如馬船官軍每隊五十人一馬船  
猶不能載八隊况金人拆民家板木旋釘為舟而能載  
四百人乎採石居民不啻數千家戶外有兩國之兵大  
戰至於敗者盡殲焉數千居民豈能安其居而寂若不  
聞乎允文謂親身往來行間再三傳令激以大義許以  
醜賞至今當塗採石之人指此語為笑端允文藉此蓋  
有心望為宰相也丙子之奏已行丁丑又作奏允文盛  
稱採石之功難者曰旗頭本執持大旗麾衆當先者也

臨陣鏖戰之際已斷其左臂大旗固不可操執正爭命之間安得小旗而麾之邪其踈一也採石丁夫不過有數千人况路車轉戰至夜疲怠之餘安可役使允文謂掘塹濶一丈伍尺深八尺一夕之間開得數百丈又為內隄可立官軍計其工科非疲怠之卒一夕可辦者其踈二也愚嘗經由採石尋訪掘塹立隄之地採石人皆大笑之且曰採石地勢有高有下有山有水雖有連接亦有斷頭安能掘數百丈之塹立數百丈之隄愚熟視其地利深以其言為是是時諸軍虛張報捷者不可勝數諸軍提舉權都統制張振以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陞翊衛大夫定江軍承宣使又進中侍大夫副提舉王

琪時俊統制戴臯水軍統制盛新皆轉行階官遙郡是時王權方去軍兩日議者謂權不去則為權之功故天下事有幸也有菜園戶抗文貴者以民兵在海鯀船中出江口中箭透項而出遂死之允文奏其功以謂忠義奮發用命當先身戰身死得贈忠訓郎與一子進武校尉文貴無子以侄為嗣而受之總首李莘者是日偶不在採石故功賞不及張振懷州河內人初兩河陷振聚強壯得百餘人徑太行由喜兒灣渡河直趨襄漢與桑仲合時仲為鎮撫使用振為諸軍都提舉仲被害李橫繼為鎮撫使待振如仲後橫與振有疑隙振乃走枝江歸于荆南等州鎮撫使解潛潛用為中軍統制潛罷鎮

撫使振隨潛詣行在遂隸于張俊軍中俊以振為准備  
將稍遷為正將王德為都統制也紹興十六年德奏遊  
奕軍去隸侍衛馬軍司已久乞將牙兵親隨親兵搭材  
等合為一軍補遊奕之闕以振為統領後遷統制自初  
聚衆至為承宣使皆無可書之績採石之戰邂逅成功  
豈不幸哉琪鞏州人德之子也新亳州人紹興十年張  
俊至亳州新鞏家來歸既至建康俊奏授新正使兼閣  
職俊以建康城北水陸之田畀新或謂俊在亳州受新  
北珠一篋而有是報漸陞新為正將隸中軍後為水軍  
統制臯破敵軍統制不救姚興而率衆先奔者是也  
晁公志金人敗盟記曰初八日虜酋在壇上建黃繡真

珠旗四面亮擐鎡金鐵甲坐旗下麾紅旗告戒諸軍有  
敢死之人賞以金梳一隻酌以好酒然後船而船小者  
五尺許則其大者可知矣皆壯健雄銳兵器甲精光先  
登船者約三十餘人共千餘人是時西岸虜兵鐵騎周  
迴三十餘里鳴鼓大喊以助戰艦其船開岸呼噪揮掉  
輒便衝突過江我軍辟易又會北風虜船如箭有數十  
艘將泊南岸我師有恐色虞舍人躍馬行陣麾鞭督戰  
統制官張振王琪盛新時俊皆曰俟其登岸一勦無遺  
虞舍人曰昨與公等議破虜為期今乃不用命乎且虜  
來勢甚急豈容縱放至岸而擊之儻或機會一失柰何  
與其到岸不若中流擊之為宜諸將曰諾即統率海鯨

車船衝撞往來麤戰士氣百倍無不一當其十金賊大敗且夫逆亮將發戰船渡江也恃其兵衆意欲徑趨而渡故所用舟船乃山東平底前後軒昂運載糧船也一舟濟五十餘人以為大江如平常運河掉渡不難遂於船左右插掉數枝飛掉奔突不知江流與運河之水緩猛之勢絕異又亮迫以軍威告戒戰士盡死不回而我軍戰船皆蒙衝巨艦士卒用命遇敵賊船即衝撞中折全舟沉沒者十六七續後繼來者見敵溺死無餘皆反身回掉歸岸逆亮怒其復回悉敲殺之由是金賊喪氣兵威沮賊既退衄遂具捷騎置以聞

李寶除靜海軍節度使京東東路招討使沿海制置使李

寶焚燒金人舟船于膠西也遣曹洋奏捷于行在見洋具奏海道之功上大嘉厲聲言曰李寶第一功顧內侍曰今日寫旗賜李寶又問倪詢應簡如何洋奏活捉到倪詢應簡二人見拘管在李寶軍中上益喜令洋取倪詢應簡親管押赴行在詢簡平江人越海投金人獻海道進兵之策并獻海船利害金人用之被擒是日除寶靜海軍節度使京東東路招討使沿海制置使賜金槍御書旗以李寶忠勇為名金合茶藥金酒器金偏帶束帶各乙玉皮帶乙差內侍陳子常同洋押賜洋轉十官賜金偏帶賜統制官宣賜錢一千貫

金國主亮退和州以其衆趨淮東

金人以丙子江中之戰失利銳氣稍挫且聞已得揚州  
遂欲計置瓜洲渡江丁丑元顏亮以大軍皆行

遺史曰虞允文見敵人已退又奏劄曰臣於今月八日  
大破虜兵已具戰守之計斬獲之數敷奏去訖次日絕  
早臣與將士同在江口擺布戈船分兵待敵其賊衆行  
列比昨日稍稀至辰時以來虜允再鼓臣等舉其麾出  
海鯨戰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揚林河口以  
其半傍南岸而行其餘仍藏港中以防不測良久虜兵  
益稀臣恐虜酋欲遁亟令水軍統制盛新引船杜塞河  
口以神臂弓克敵弓齊力射虜應弦而倒者以萬數虜  
見船無歸路即時從下流放火自焚官軍亦於河口上

流舉火盡焚其餘凡一百五十餘舟元顏亮引餘衆遁  
去遣一小舟令張千者持書遺王權觀其書意似與權  
有先約雖其策出於用間然亦不可不以朝廷已行遣  
王權之事報之以絕其觀望偶李顯忠至臣與顯忠商  
量作報書遣行獲女真奴婢二人贖往已錄白同逆亮  
書真本繳進去訖其張千本鎮江軍使臣在瓜洲戰陷  
虜中臣驗得本人身上有數處重傷已即時與轉兩官  
發歸本貫收管聽候朝廷追喚外所有採石至太平州  
一帶兵民各安堵允文三奏劄皆有可議者夫敵人應  
弦而倒者以萬數不知用幾萬神臂弓克敵弓能如是  
邪况官軍以舟船杜塞揚林河口而已揚林河口不甚



寬濶而又敵人擺河處在岸上乎在舟中乎若在岸上則與河口全不相干若在舟中不過有數舟相對安得應弦而倒者以萬數也允文有門下士昧於名教典禮乃拾掇三劄溢其虛美作為記事之文夸大允文之功允文蜀人也首自蜀中傳寫之衆皆和之於是蜀人家有傳本矣愚恐萬世之後忠佞不分故不得不力辨○晁公志敗盟記曰初十日行府既得捷報往靜安渡沿江點檢營寨撫勞守把將士是日李顯忠至自池陽遣硬探知道亮緣採石之敗十二日離採石十三日宿曠口十六日抵維揚與瓜洲兵合矣虞舍人謂李顯忠曰賊懲採石之敗空壘往合瓜洲兵鎮江無備某當往

第恐兵少今採石愈益深漸築堤伐木為柵守禦甚固虜未可卒犯鎮江邊岸分屯備甚多要害僅數處將軍能任其責分一軍相從如何須更得百餘戰艦則事濟矣顯忠曰敬受令是日虞舍人徑發循慈湖馬家渡等處措置防托迤邐復還至建康泊至見元樞而知建康府事張燾造謁虞舍人問勞甚勤曰燾所謂賴公庇元顏亮約初八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諸公因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張燾謂虞舍人曰已建大功可任此責虞舍人欣然從之徑往鎮江謁劉錡錡疾已劇執舍人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勲乃一中書舍人也錡愧當死矣是時朝廷初得瓜

洲之報急遣御營使大傅和義郡王揚存中措置鎮江  
虞舍人一日與存中總領朱夏卿知鎮江府趙公侂謀  
曰賊已瞰江宜經畫守禦之備今車船又擺泊維擊岸  
下有如臨期不堪駕用柰何遂相與臨江按試以警金  
賊時江既止有船十四隻狀如方長櫃外飾粉灰內執  
兵刃車轉兩邊之下外無所見并李顯忠所遣船亦至  
虞舍人命戰士踏車船徑趨北岸瓜洲將迫岸復回虜  
兵驚惶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轉回如飛虜衆皆憑  
壘縱觀駭愕相謂曰南軍有備如此亟遣人揚州報亮  
亮馳騎立至笑謂諸酋曰此紙船欺我也既而回揚州  
因召問諸酋以必渡之策取十二月三日至鎮江早食

有跪前曰南軍有備未易圖也向觀所用舟楫迅駛如  
飛寧能當之且采石渡方此狹甚而我軍猶不能利徐  
為之謀以伺其隙亮大怒以為阻遏軍威遂拔劍按膝  
數之曰汝罪當死我不即誅戮汝更有阻吾軍謀者尚  
何辭酋伏地實淚求貫者久之亮曰姑赦汝出與衆議  
之各具百船渡江遣令者斬諸酋唯唯而退

李顯忠到采石

王權罷建康駐劄都統命李顯忠代之顯忠被命急馳  
以丁丑到采石見元顏亮已退和州是日晚報捷曰十  
一月九日午時到采石探見金賊於西采石一帶擺布  
船隻顯忠激厲水軍及諸軍統制將官先於東岸分布

馬步軍次用戰艦裝載甲士增以勁弓硬弩防遏遂遣  
潛師直取西岸焚燒賊船進兵登岸掩殺至晚賊兵退  
走和州委是獲捷

李貴克順昌府

李貴為江州駐劄御前右軍統制同統領張成等將帶  
人馬入順昌府界會合忠義總首孟俊等收復順昌府  
偽知潁州蕭寬退去貴等遂入城

十六日甲申金人以船筏攻茨湖不克退去

茨湖在漢上江與光化軍相對有鄂州副統制李勝荆  
南副統制張進董江鄂州統領趙振張成荆南統領張  
抃卽琳李清等各將兵防捍甲申金人乘船絞筏欲攻

茨湖諸軍且侵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着岸有鄂州前  
軍旗頭史俊麾旗涉水直登一舟呼曰前軍得功矣諸  
軍可皆進金人初不虞敢登其舟遂大驚失措行隊不  
整有墜水而死者諸軍繼進俊殺其酋獨收全功而回  
金人乃退去被殺之酋蓋真定府總管杜萬戶也

京西王宣軍統制趙晟錄到京西戰功曰十二月初二  
日虜侵茨湖以舟渡師時風盛吹過南岸旗頭史俊先  
登舟遂殺狗兒千戶奪虜船十隻殺戮及溺水死者千  
餘人初三日劉萼聞虜酋被殺班師適虜師歸者無行  
陣多失路為鄉民所殺初六日均州忠義皆朝等部領  
忠義軍占據鄧州都護鄭雄者來報初八日詔討遣王

宣部領一千七百餘騎初九日抵鄧州城入問鄧州守  
在何乃萬戶蕭中一也中一先已携家歸順失路到馬  
穎中被忠義人丁統領所殺宣遣崔俊等尋中一只得  
中一妻三人長耶律氏也子號小將軍奴婢長壽等數  
十人鞍馬數十匹招討司保奏得旨立廟鄧州中一之  
子武義大夫十二月京西漕姚紹來見三帥責其不親  
援鄧州拜別即行三帥媿之次日並起發先是差訓練  
官二負牛宏王彥忠將帶正軍聚集忠義約一萬有餘  
人占據汝州並無衣甲十二月虜人還師西京過汝州  
王彥忠牛宏部領忠義邀於七里河虜兵盛遂敗退走  
汝州虜人圍之十七日城破殺戮殆盡軍士張勉候順

得脫亟來鄧州吳拱遣統制周贊等將八千餘人往援  
汝州已不及正月一日遣王宣領所部往汝州節制諸  
軍初七日到汝州土門虜騎已退二十八日王宣等往  
城北三十五里謁秦王墓二月初五日虜人數萬騎犯  
汝州先以精騎萬數渡汝河王宣部領親隨約三十餘  
騎先犯陣騎軍續至皆赴戰自己至西臺戰殺遼州萬  
戶統軍洎男小將軍天大雨虜人大敗走還西京親隨  
無不重傷而趙晟為虜以敲棒碎其首惟親隨梁臯魯  
順魯臯陳才戰沒葛王已立遣兵再取汝州閏二月十  
二日戰於汝州至晚各分散殺獲相當十三日早虜人  
全師來攻我師敗衄士卒死者百餘將官兩員戰沒十

四日兩師相拒至晚各分散十五日降旨班師星夜起發還鄧州途中接招討逆角令王宣部領親隨二百餘騎前來唐州二十四日到唐州公參招討差總管充中軍統制節制沿邊軍馬當日管犒將士招討云汝州路兵馬皆出太尉保全蔡州已為虜人攻破統制趙搏等巷戰逐虜出城告急甚切專候太尉歸望太尉看朝廷面確山縣諸軍見係統領游臯節制逗留不進蔡州事勢已急望太尉勉力確山自有馬步一萬三千餘衆王宣唯唯次早起行到比陽縣二十六日到溝鄒下寨去確山三十五里二十七日拂早起發擺鋪馬報虜人已到確山兩陣相對約一萬精騎宣遂捨步兵引馬軍先

行到陣前喚諸軍撥發官步人可披城擺布又問有多少馬荅云約有三千餘騎宣令馬軍分作三陣第一陣如衝賊不勝便退居第三陣之後第二陣不勝便退居第一陣之後第三陣上則三陣俱上又喚馬軍正將田將副將汲將令田將將所部馬軍五隊約三百南當拐子馬汲將將下五隊馬軍衝突陣心宣陣指心謂及將曰不用弓箭人各用背刀衝突汲將為虜騎所圍宣召親隨馬軍崔浚等內有師逢原趙晟曹德揚肅李顯張進李度秦順赴捩打散軍馬萬餘三隊俱進追趕四十五里虜大敗三河皆滿趙晟活捉得謀克一名次早蔡州人報虜帥左監軍走去蔡州之圍遂解師及擄兵自

信陽歸定陸王宣還襄陽隆興元年王宣除荆南都統  
制替李道參知政事汪徹督視荆襄軍馬宣按邊經由  
鄧州南陽縣鷓鴣路取魯山攻汝州破城活捉到女真千  
戶何忽沙漢軍千戶崔純并女真漢軍謀克三十餘員  
并降蕃漢軍五百餘人馬三千餘匹解赴參政行府有  
異衆竒功之人李云趙晟楊迪郝安祖張進曹德江浩  
劉邦寧王德高順趙進都統王宣保明參政行府將朝  
廷降到空名官告書填推賞乾道間奉旨割唐鄧與虜  
人虜人隨即進兵統軍不撤所領番漢兵共十萬餘衆  
來攻襄陽至黃渠十一月間王宣先遣趙晟帥逢原王  
政王洵賈亮戴廷等部押馬軍八十餘匹夜劫虜人大

寨斬五級牽馬十餘匹活擒女真黃醜四歸寨制置韓  
仲通推賞十二月內與虜戰於黃渠虜衆盛我師失利  
退却七十餘里折兵將官一百一十一人趙晟重傷推  
恩擢遊奕軍第二十將自此講和班師是役也吳拱多  
補親書之未嘗經行陣者返令王宣保明趙晟者鄂州  
領官也副都統分戍荆南出軍襄陽京西之戰親在軍  
中故知其詳晟嘗被召至行在有劄子論今襄陽雖為  
京西要地荆南號荆楚上流然光化軍邊面一帶有小  
虜人則知之直造夔路駐兵屯守則襄陽荆南皆不足為  
重一則扼川蜀水路舟船不得而通二則據上流之勢  
可順流而下武昌九江俱失其險矣乞行措置廟堂不  
為意晟軍中號曰趙夫斧以能用大斧得名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乙酉盡二十七日乙未

十七日乙酉王彥收復華州

金房開達州駐劄都統王彥遣統制郭湛統押軍馬前

去收復華州有第七將官邢進等於十一月十七日到

華州城下先賈擁士卒自寅時攻打至巳時打破華州

捉到同知招武大將軍韓愿將官信武將軍韓銘并金

賊劉括等三十二人奪到鞍馬器甲不知其數即當撫

定軍民了當

十八日丙戌王權貸命除名勒停瓊州編管

印管如北印時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四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乙酉盡二十七日乙未

十七日乙酉王彥收復華州

金房開達州駐劄都統王彥遣統制郭湛統押軍馬前去收復華州有第七將官邢進等於十一月十七日到華州城下先賈擁士卒自寅時攻打至巳時打破華州捉到同知招武大將軍韓愿將官信武將軍韓鎔并金賊劉括等三十二人奪到鞍馬器甲不知其數即當撫定軍民了當

十八日丙戌王權貸命除名勒停瓊州編管



臣僚上言劄子奏近日進對恭聞聖訓論及親征之事  
謂朕此行當大明誅賞諸將有功者不惜官爵金帛重  
賞之其不用命者付之有司誅其一二以警其餘大哉  
聖人之言其真得古帝王御將之要術也顧於此時將  
非其人至於營私背公縱敵玩寇罪惡顯著為國之辱  
如王權者若寘之輕典是為失罰其何以示諸將乎臣  
謹按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以駟儉之資恣溪壑之欲  
遭時多故寅緣結託濫膺閫寄不知忠義以報國但務  
培克以謀身其前後過惡未易悉數姑摭其大者言之  
近虜人敗盟朝廷命權進屯淮上為權計者義當身先  
士卒奮不顧身朝受命夕引道乃惑於內寵心懷顧戀

與其愛姬數十泣別三日而不能行士卒聞之無不竊  
笑及至淮宣言欲犒軍悉出其家金寶厚載而往既至  
中途復傳令未用且於新河伺候實欲緩急之際易於  
他之故假犒軍之名持以去耳其謀出此夫豈存闔志  
哉權至歷陽修築城壘祇為自安計所謂沿淮守禦之  
備初不經意及劉錡權住壽春縣即令總漕三司應辦  
糧糗權以威脅二司同請乞留權守和州朝廷劄下劉  
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纔發一  
半止於廬州戍守故虜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  
入無人之境權亦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雖有欲戰  
之心而權領親兵先遁麀衆便退終不得交鋒及虜騎

至尉子橋始遣姚興一軍迎敵興戮力血戰數陣告急於權權於仙宗山上以群刀斧手自衛飲宴自若殊無應援之意自辰至申僅遣二百輩往已無及矣興勢雖却然猶殺數百人生擒賊首而回不意賊假立權幟以悞之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所存者無一二權方走旗獻捷翼以欺罔自解自是之後不復更與賊接徑回和州和州城新築內所積之糧亦贍數月權誠能效賊質之守盱眙抗魏師數十萬衆使登城之人殺傷與城平歷三旬而不拔卒解圍而去則亦何畏於賊權志不在乎守言于衆謂已得金字牌棄城守江故自十一月二十一日先往采石生于船車之上仍放火燒西門而

城內所有錢糧器甲騾馬盡委于賊藉令權於是時不得已而退卻猶當潛師宵遁使適不知或結陣而退反旗鳴鼓若將向敵使人不敢進尚可以全吾師也權不知出此為虜所覺遣兵逼逐致使軍民奔突一槩踐擁入城河與夫及江爭渡沉溺而死者又三之一將士怨怒號呼聲動天地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負朝廷為言且恨不食其肉也其潰兵抱蘆蓆浮江而過者往往散而之他權當痛自咎悔收兵江上日夜糾合以雪前恥乃於二十五日夜半徑發采石歸于建康城中想其心止以骨肉姬妾為念豈有意於禦敵哉權首鼠依違以至於此言之使人痛憤夫權忝冒節鉞累年受國

報權之忠別  
心者權云

恩寵不為不厚邊事方興正為將者捐軀殉國之日而  
權之初也既不能戰又不能援及其終也既不能守又  
不能退乃使千萬人之命一旦無罪而就死地其亦不  
容誅矣今陛下奪其兵柄召之而來固已壯國威而肅  
軍政振士氣而快人心儻若赦而不誅臣恐諸將相視  
陛下雖有能罷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臣聞周世  
宗之擊劉宗也其將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世宗收愛  
能與徽及所部軍使七千餘人悉斬于市自是驕將情  
卒竦然知懼卒成平定之功夫以區區之世宗猶能如  
此陛下亦何憚而不為哉臣愚欲望陛下報權之惡聲  
權之罪特賜瘞斷明正典刑梟首江上使將士聞風爭

敢別心取

先效命以赴國難則威令赫然行於萬里之外胡虜雖  
強不足平也敢進止又臣僚上言仰惟陛下廟諱惜名  
器而於將士之爵祿品秩未嘗有吝躬行節儉而於將  
士之賞賚唯務豐厚則其所以待遇之可謂至矣是宜  
感激厚恩奮不顧身以圖報國而乃於虜寇侵疆之時  
歛兵退避其罪大矣宜重正典刑而朝廷行遣太輕臣  
安敢緘默而不論乎臣謹按王權本無竒才進居大將  
之任坐享富貴積有日矣邊郡無警正賴以捍禦而乃  
專於謀身退懦縱敵以張賊勢考其用心罪宜誅戮未  
易縷陳臣且以其大槩論之虜騎欲南來時朝廷固屢  
催權往沿淮一帶踏逐險隘以為守禦之備而乃恬不

加意駐軍於和州為自便之計雖制置劉錡數趣之遂  
巡數日發遣一半軍兵至廬州權又盡呼其兵還屯和  
州又聞報至尉子橋而權乃積兵自衛止令破敵一軍  
禦之及姚興勢孤求援而權遣去應援之人既少又且  
稽緩遂致姚興等陷歿人皆痛之後有妄言於衆謂得  
金字牌令其保江遂行衆爭渡擁入江流者不知幾千  
人兵卒怨憤皆有為王太尉所悞而死不能得廝殺報  
國而死之語極可傷痛兩淮及江上之人觸處怨罵恨  
不食其肉朝廷於此而不加怒焉殆恐人人相効何以  
使諸將之用命乎臣竊覩關報劉記以瓜洲之戰敗劔  
令按軍法有旨特貸命勒停編管而權之得罪止於罷

兵柄領宮祠居住於善地識者以謂同罪異罰非所以  
示公又况權之罪加於劉記數等乎伏望陛下以國事  
為重以兩淮生靈為可憐將王權特加誅戮以慰人心  
天下幸甚取進旨十一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  
旨王權可特貸命除名勒停永不收敘送瓊州編管月  
具存在聞奏令臨安府差得力使臣二員軍兵二十人  
押送前去沿路不得時刻住滯具已起發申三省樞密  
院

又臣僚上言嘗觀齊威王委政卿大夫諸侯並伐一旦  
赫然發憤以即墨大夫之賢而毀言日至知其不事左  
右以求譽也而封之以阿大夫無狀而譽言日聞知其

以弊帛厚左右以求譽也而烹之齊國震懼人人不敢  
飾非務盡其誠遂起兵擊衛擊趙擊魏諸侯不敢加兵  
由是知人君誅賞一斷以公議而不牽於左右之毀譽  
則人心自服士氣自振而敵國自退聽矣臣仰惟陛下  
聖謨神武高出百王遭於多艱駕馭將帥動契事宜如  
近者阜角林之捷即日降德音命中使進爵賜金恩賚  
有加則固以封即墨大夫矣如阿大夫之罪暴著公議  
所不容者其可不加誅戮哉臣謹按王權初無寸功久  
叨重寄平居則虛名占籍墮壞軍政刻削廩稍剝下自  
豐固已失矣一旦有疆場之虞則功圖窟穴詭置私藏  
自擇便地望風退陷兵法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

陣約束則忘其親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而權之出師  
與妻孥泣別三日而後行士卒聞之莫不竊笑則固已  
當受穰苴之戮矣及尉子橋之戰身擁強兵不援姚興  
坐視陷歿而走旗報捷欺罔朝廷歷陽之奔士卒尚欲  
回戰而權麾之使退一城兵民爭船赴水死亡幾盡軍  
資戎器併以遺敵疆寇深入身為大將兵非寡弱略不  
交鋒以至於此罪何所逃臣竊聞建隆中晉州荆罕儒  
戰死藝祖斬不効命者二十九人咸平中望都之役諸  
將有臨陣而先遁者章聖謂近臣曰今未能偃兵若不  
推窮將來何以為戒遂誅二十餘人此祖宗之成法也  
近日瓜洲之劔陛下以劉汜先退竄之遠方矣况元帥

之罪重於偏裨淮西之敗甚於瓜洲則王權之誅豈可  
出劉況下哉今軍衆方興征伐未艾而刑罰之行輕重  
未當臣恐諸將不服將來何以使人捐軀徇國哉臣願  
陛下鑒齊威之舉稽藝祖章聖之法速正典刑以服人  
心以作士氣以集非常之勲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  
二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生前後章疏報行  
十九日丁亥夜雪成閔回騎至自襄陽見葉義問于建康  
府

二十日戊子成閔到鎮江府

二十三日辛卯金國主亮在瓜洲鎮臨江

金國主亮自采石趨揚州下寨于州之東南是日觀江

旌旗列于江上其勢甚盛鎮江居人亦臨江對觀皆有  
懼色都統制李橫發水軍戰艦出江中以耀威金人皆  
凝望不動有一萬戶跪于亮前曰即主不數日下兩淮  
之地自古所無也今大江未可渡請駐于揚州力農訓  
兵徐徐圖之亮唾罵曰爾欲急我軍心邪命決汝條五  
十

二十五日癸巳差諸軍都統制

主管馬軍司公事成閔差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淮南東路制置使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  
州招討使李顯忠為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  
淮北壽亳州招討使前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吳拱為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依前鄂  
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 金人寇泰興縣

金國主亮傾國來寇揚州是時泰州泰興縣知縣尤袤  
猶守泰興不去袤字延之嘗以淮南置山水寨擾民不  
能保其家屬竊悲哀之作淮民謠一篇曰東府買舟船  
西府買器械問儂欲何為團結山水寨寨長過我廬意  
氣甚雄麗青衫兩承局暮夜連句呼句呼且未已椎剝  
到雞豕供應稍不前如何受笞箠驅東復驅西棄却鋤  
與無錢買刀劍典盡渾家衣去年江南荒越熟過江北  
江北不可往江南歸未得父母生我時教我學耕桑不

識官府嚴安能事戎行執槍不解刺執弓不能射團結  
我何為徒定無益流離重流離聲凍復聲饑誰謂天  
地寬一身無所依淮南喪亂後安集亦未久死者積如  
麻生者能幾口荒村日西斜破屋兩三家撫摩力不給  
將柰此擾何御營宿衛使楊存中遣前軍統制王剛權  
知泰州壬辰夜剛次泰興縣癸巳質明金人至泰興城  
下剛率衆禦之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黃旗走報遣發  
策應前軍統制王剛前去泰州防托於十一月二十九  
日據王剛申二十六日未時以來有番賊馬軍二十餘  
隊前來泰興縣諸門外攻城放火烧門城上用甲軍兵  
弩射住即時開門遣差槍刀斧手臨壕迎敵續差將官

親隨李思齊王鑄將帶馬軍出城掩殺王剛躬親統率  
統領將佐官兵分布督戰擁掩苗賊入河及殺死不知  
其數追趕二十餘里除殺死入河外活捉到女真渤海  
及奪到戰馬金鼓旗槍器甲等

二十七日乙未金人陷泰州

先是知泰州孫政以邊郡不寧乞宮祠而去通判王濤  
權知州事九月濤以移治為名而去留州印與兵馬都  
監趙福洎金人侵淮甸泰州百姓詣御營宿衛使司投  
狀乞以福為知州主管州事楊存中從之福遂權知泰  
州有水寨都統領胡深及其副臧珪棄水寨率鄉兵二  
千入泰州以兵勢凌轢福且具申于樞密行府葉義問

義問遂以深為知州深以珪為通判以福為路分都監  
深聞金人欲寇泰州與珪率其衆棄城先遁珪掘斷姜  
堰盡泄運河水丁未金人到城下河已乾矣遂徑登其  
城城中軍民已亂金人縱火殺戮福死于亂兵中子女  
強壯盡被驅虜而去城中人有走透得出者至姜堰堰  
斷為水所阻盡為金人所獲初福知泰州也申御營宿  
衛使司乞兵屯戍存中遣前軍統制王剛以本部兵權  
知泰州以福為路分都監剛到泰興遇金人而兵皆紫  
茸軍乃直趨泰州陷之



三朝五世金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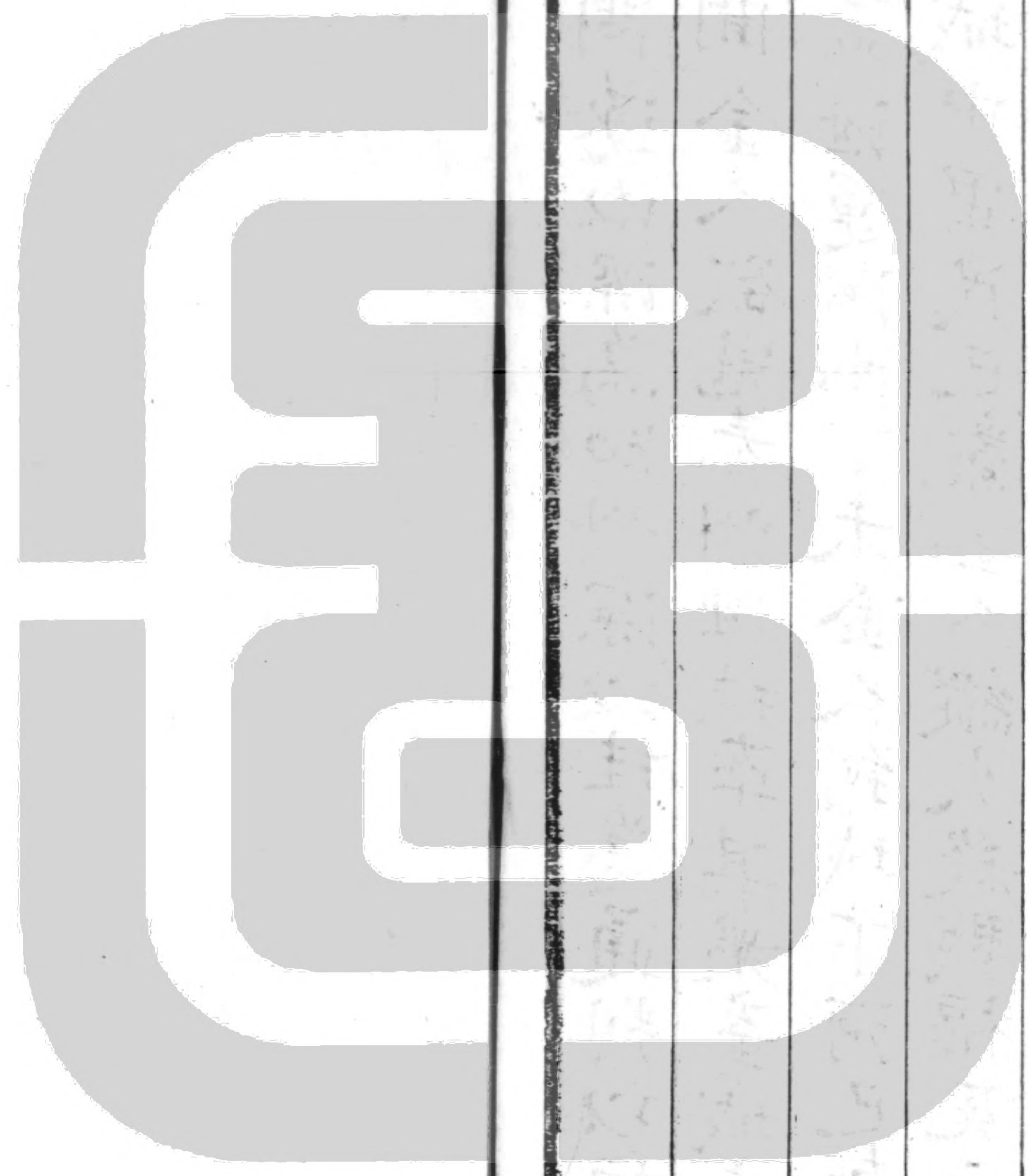
...

...

...

...

...



102  
卷之二  
書